

鄭証因著

幽魂谷

還珠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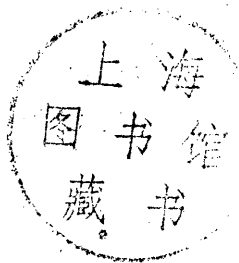


A541 212 0011 86308

技擊長篇小說

幽魂谷

鄭證因著



元昌印書館印行

目次

- 第一章 冤家對面力戰萬山王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章 伺隙偷襲兩徒遭擄劫……………二二三
- 第三章 午夜投函俠尼遇奇士……………四六
- 第四章 塵消難滿語飄語良緣……………六四

幽魂谷

鄭證因著

第一章 冤家對面力戰萬山王

在萬山王中，瀟湘劍客公孫毅，陪一班武林道義，至莽蒼山金沙谷赴會，經排雲嶺戰凶苗，闖重伏始入金沙谷，蒲道長力勸釋仇化冤，不意惡魔萬山王鄧傑另有心思決意復仇，竟要爲綠林盟主，創金沙谷羣英比拳盛會，蒲清平力鬥鳳翅饒齊雲，齊雲一敗不別而去，萬山王鄧傑正欲自己出手，忽見身旁蹣出一人，只見此人一現身，孤鴻子蒲清平見他身形小巧靈活，就知此人是一個扎手的對頭，此人身高不足五尺，黃焦焦一張臉面，兩道吊角眉，一雙三角眼，尖鼻子，薄片嘴，兩耳搗風，穿一身短小衣裳，下面高打裹腿，腳底下都綁着一雙草鞋，在他肩頭後措着一對鷄爪鏟，身形一縱出來，向孤鴻子蒲清平抱拳拱手道：蒲大俠武功出名，本領驚人，在下要在蒲大俠面前領教兩手功夫，蒲大俠可肯賜教麼，孤鴻子蒲清平微微含笑道：尙沒領教，尊駕高姓大名，這個江湖道學拳抱攏向孤鴻子蒲清平道：江湖小卒本不足稱名道姓，既承蒲大俠垂問我，在下姓周單名一個清字，孤鴻子蒲清平知道這

是震中三鳥的首領，他們弟兄在江湖綠林道中也是威震一方，武功本領，全有超羣出衆的功夫，認爲此人是個勁敵，自己方要答話時，突然身後飛縱過一人來，身形往這邊一落却在招呼道：蒲道長你已經連會過好幾位江湖同道，我們入金沙谷入寶山也不能空回，請你讓我們在這般江湖成名的老師傅面前討教些手法，孤鴻子蒲清平見是三才劍鍾彥，趕忙向旁一撤身，含笑答道：鍾大俠既然要一露身手，貧道當然要退避三舍了，孤鴻子蒲清平向雲中三鳥的首領穿雲鶴周清稽首作禮道：周老師傅，貧道只可少時再在尊駕面前領教，孤鴻子蒲清平轉身退了下來，三才劍鍾彥一抱拳向穿雲鶴周清說道：在下在江南地面已經久仰雲中三鳥的威名，江湖道中你們弟兄是可以領袖邊荒一帶，金沙谷居然大駕光臨，我們不容易會面的全會到一處，這是很難得的，鍾某才不度德不量力的，要在周老師面前領教一番，周老師你能够不吝賜教麼，穿雲鶴周清冷笑着答道：鍾老師你也太客氣了，以武會友是我們江湖道的極平常的事，鍾老師很高興施展幾招，我周清在你這名劍客的手下討教了，還穿雲鶴周清決不願多答話，立刻身形往後一撤，他也不謙讓也不客氣，伸手把背後背的鷄爪鏢拔下來，往左臂上一合，口中說了聲：鍾大俠請，三才劍鍾彥見這穿雲鶴周清這種舉動帶着狂傲的情形，他是不管對手的意願不願意過兵刃，他是硬求，叫你只好亮過劍招，決不能再說出別的來，鍾彥遂也不再和他多費話，這種人分明是自恃自己武功有把握，才敢這麼空四海目中無人，立刻伸手把背後的劍拗出鞘來，往

左手中一交，倒提蓬劍，右手伸着指尖向左手背上一搭，左腳向前一探，身軀微往下一矮，口中說了個請字，那穿雲鶴周清已然把鷄爪鏢分交變掌內，左手的鷄爪鏢往上一舉，舉火燒天，右手的鷄爪鏢在胸前一橫已經開了門戶，這裏三才劍鍾彥腳往後倒退了兩步，右手握劍柄，順勢把劍向右一甩，翻了一個劍花，左手起劍訣，往胸前一圈，劍訣往劍身上斜着一搭，跟着身形向右一閃，右手的劍向外一穿，左手劍訣，在右跨後斜向後指着，身軀同右一傾，斜身側步向右疾走，那穿雲鶴周清把鷄爪鏢鏢一恍，雙鏢貼着左跨向後斜撐着，也是矮身側步向右盤旋，腳尖點地連環進步，兩下裏各轉了半週，穿雲鶴周清把鷄爪鏢鏢往後一帶，往下一矮身往上一聳，騰身而起向三才劍鍾彥這邊撲來，離着三才劍鍾彥還有三尺多遠，右腳往前一探步，右手的鷄爪鏢向鍾大俠的胸前便點，鍾大俠是右腳在前左腳在後，周清的鷄爪鏢遞到，左腳倏然往後一撤，身形向後閃出一步去，掌中劍向外一翻，向周清的右臂上便斬，周清本是虛招，往外一遞招跟着倏然撤去，左手鷄爪鏢往起一翻，向劍上一擦，右手的鷄爪鏢又遞出來，向三才劍鍾彥面門便逼，鍾彥的寶劍和他鷄爪鏢微一碰，左手劍訣往外一展，身形往下一沉，全身矮下二尺去，左腳尖滑地，借着左手劍訣一帶之力，身形旋轉，掌中這口劍橫掃千鈞，向周清攔腰斬來，穿雲鶴周清鷄爪鏢竟全走空，鍾大俠的劍到，他左腳趕忙往前一滑步，腳探出去，身軀也隨着帶過來一轉身，向右側橫過身來，雙鏢翻起，用着十足的力量向劍上崩來，三才劍鍾彥劍

招已經遞足了，若是被他的鷄爪鏢硬封上，自己的劍沒有那麼大力量，非被他磕飛了不可，鍾彥腕子一翻，劍往上揚起，周清的鷄爪鏢這一封過來，已經向上翻起，鍾大俠這口劍猛然向右一沉，一個海底撈月式往右邊翻起來，在他鷄爪鏢下把劍遞來，向穿雲鶴的左鏢上擦來，這一招非常厲害，招術變換迅速異常，穿雲鶴周清左腳一滑地，身形向左猛轉，但是三才劍鍾彥這口劍擦着他右肩頭後翻上去，險些把右臂給斬掉，右肩頭後的衣服已被劍尖滑上，給挑破了寸許，仗着是黑夜間誰也看不清，這穿雲鶴周清他心裏可明白，羞憤之下，身形隨着一轉之力，鷄爪鏢二次翻過來，向三才劍鍾彥的右肩頭後猛砸下來，這是全身旋轉之力，鷄爪鏢帶着風聲，鍾大俠對付他這對鷄爪鏢可不能硬封硬架，他這種兵器是帶鈎帶刺，專能奪敵手的兵器，變鏢到，三才劍鍾彥左手劍訣往起一揚，左腳向前一滑，斜着向左側一上步，身形已帶過來，掌中劍從胸前向起一翻一抖腕子，反向穿雲鶴周清的胸前刺來，穿雲鶴周清左手鷄爪鏢往起一提，往劍上一封，右手鏢是葉底摘花，向三才劍鍾彥的小腹上點來，三才劍鍾彥肩頭向右一晃，往回下猛一帶右臂，撤劍抽身，劍隨身轉，猛然一翻身避開他的鷄爪鏢，身軀翻過來，樵夫開路翻身這一劍向周清面門上劈來，穿雲鶴周清身軀回後一撤一恍頭，把劍閃開，變鏢翻起向劍身上便持，三才劍鍾彥抽招換式，把這趟劍術施展開，穿雲鶴周清鷄爪鏢上下翻飛，兩下裏是各展所長，盡力拚鬥起來，一搭上手，剎那間就是十幾招，這穿雲鶴周清這對鷄爪鏢，還是十

分厲害，三才劍鍾彥乃是成名的劍客，劍術上實有獨到的功夫，兩下裏這一搭上手，可算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，又走了六七個照面，穿雲鶴周清見三才劍鍾彥的劍術實有超羣出衆的本領，自己這對鷄爪鏢，不用撒手的絕招，恐怕要難以取勝，這時，三才劍鍾彥正是一劍向他右肩膀上斬來，周清用左手的鷄爪鏢從下往上一翻，用鷄爪的尖子來抓鍾彥的劍鋒，他這種兵器是專奪敵人的兵刃，鷄爪鏢已經捋住了劍鋒，往左一帶，右手的鷄爪鏢却從下翻出去，向鍾大俠的小腹上點來，三才劍鍾彥是故意的要賣他這一招，掌中劍被他鷄爪鏢捋着，向右甩出去，可是這口劍轉到自己身左側，才往下一沉的工夫，鍾彥腕子上已然暗中用力，猛然一抖腕子，噲啞一聲，劍身和鷄爪鏢一震，兩下的兵刃已然分開，這時穿雲鶴周清右手的鷄爪鏢遞出來，堪堪的已經捋到鍾彥小腹上，三才劍鍾彥這口劍已經脫離開周清左手的鷄爪鏢，此時從下往上把劍身一抖，這種腕力全用足了，噲啞一聲，又和他右手的鷄爪鏢碰在一處，這次鍾彥是用足了內力，往外抖劍，這一下把周清左手的鷄爪鏢崩起三尺來，向上揚去，可是三才劍鍾彥此時腕底翻上，這口劍又往下一沉，劍鋒向穿雲鶴周清的雙腿的膝蓋上削來，穿雲鶴周清再想撤身已經來不及了，眼看這一劍斬在他兩腿的上半截，穿雲鶴周清雙足的足根一用力，雙臂猛往起一抖，仗着他一身輕功有過人的造就，在江湖上就以輕身成名，身軀往後倒縱出來，雖則兩腿沒被斬上，可是右腿的中衣終被劍尖掃了一下，嚶的一聲輕響，中衣被劃破了二四寸長的一道口子

，穿雲鶴周清面紅耳赤，身形一落地，掌中的鷄爪鏢十字形一搭，說了聲：我周清甘敗下風，鍾大俠咱們後會有期，騰身一縱，退了回來，這萬山王鄧傑，見連着好幾陣，完全栽在人家手內，實覺着面上難堪，他這次安心下場子和三才劍鍾彥一決最後勝負，那知此時竟有一人帶着笑聲向鄧傑招呼道：鄧老當家的身爲主人，怎得這樣不客氣，我們到金沙谷，不是看熱鬧來了，也得叫我們瞻仰瞻仰這一般武林能手的手法，萬山王鄧傑一扭頭，心中大喜，原來發話的正是鐵爪神砂辛子翼，這位威震邊荒苗疆上已享大名的江湖強客，居然肯出頭，和一級武林能手較量長短，他是很難得，自己先前決沒想到他肯動手幫忙，這個江湖異人，慢條斯理走下場子，三才劍鍾彥正在壓劍等候來人，大家早就知道這個怪物決不能袖手旁觀，只要他一出頭，定有一場凶殺狠鬥，這時他走到場子當中向三才劍鍾彥拱手道：鍾大俠，你這劍上真是另有獨到的功夫，不同的手法，金沙谷鍾大俠竟能一試身手，這真是難得的很，我辛子翼願意在尊駕劍下領教領教高招，鍾大俠可肯賜教麼，三才劍鍾彥微笑道：老前輩說那裏話來，金沙谷以武會友，凡是在場的人，全要各施展施展各人的本領，也不枉天南地北的聚在一處，老前輩，你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，在下久仰大名了，我鍾彥虔德盡力決不是你的對手，只請你多指教，鐵爪神砂辛子翼微笑道：鍾大俠太客氣了，我們全是寄身江湖道的人，無須乎作那些無味的客氣，請你亮劍賜教，三才劍鍾彥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：辛老師傅，我還沒領教老前輩你要怎樣

賜教呢，辛子翼把他那一變形如鷄爪一般的一隻枯瘦如柴的手掌，向三才劍鍾彥道：辛某不才，願以雙掌給鍾大俠你接招，三才劍鍾彥點點頭道：辛老師父，你這樣對付我鍾彥，我決沒有異辭，只有領命，若換在別人，我鍾彥可不能受這種侮辱，以掌力對付我掌中這口劍，這分明是看我鍾彥不敵手，不過你辛老師父，以鐵爪神砂成名，你掌力果有獨到的功夫，有空手入白刃的本領，我鍾彥大膽的給你接幾招吧，辛老師父，恕我無禮了，說着話把掌中劍往面前一立，左手劍訣往劍身上橫着一搭，朝天一柱香跟着左腳往起一提，金鷄獨立式，掌中劍往外一甩，從右向上圈過來，劍橫在自己頭頂上，左手劍訣向上一指，樵夫問路，跟着身形往下一矮，左腳往前一探步，脚尖點地，劍沉下來，左手劍訣壓劍身，往前連環進步，那鐵爪神砂辛子翼，也把雙臂往外一分，大鵬展翅式，左腳往起一提，亮開門戶，跟着雙臂往回一圈，雙掌架在胸前，左掌在前，右掌在後，身軀往下一矮，兩眼光耀耀，目注着三才劍鍾彥，也是往前欺身進步，三才劍鍾彥身形到了辛子翼切近，相隔還有四五尺，三才劍鍾彥口中又招呼了聲：鍾某猷醜了，左腳輕輕的往地上一點，右腳往前一換步，左腳在後面倒提起，身軀又欺進二尺多來，左手劍訣向胸前一橫，右手的劍也往胸前一提，劍柄和自己胸口相齊，劍尖向前，劍身一翻，一抖腕子，白蛇吐信，這口劍向鐵爪神砂辛子翼胸前刺來，在武林中用器械動手，以劍術最難，劍術上多半是刺擊的招術，所以劍術分點崩戳挑刺扎六字，最難運用，完全憑功夫火候

，這種招術往外一撤，就能看出你有多少年的鍛鍊，三才劍鍾彥，往外這一撤招，劍身抖出來，雖則這麼短的距離，又是往前刺，劍身上竟能帶出劍風來，這就是見對於劍術上功夫的老練了，劍尖已經堪堪到了辛子翼的衣服上，鐵爪神砂辛子翼身形正是往前進，口中喝了能：「來的好」他竟自把右腳往自己左腿後一撤，腳尖斜着往左足踵後的地上一點，身軀從左一轉，身形就算轉了半個，他上半身往起一拔，竟自把右掌往自己胸前上一穿，這一掌穿上來，是緊挨着劍身，他竟用掌往劍身上橫劈，可是左掌，却趁勢順着劍身下往外遞出去，葉底摘花，左掌驅二指，向三才劍鍾彥的胸前「靈台穴」便點，這種遞招，法子真是危險萬分，三才劍鍾彥，劍術上豈是平庸之輩，白蛇吐信的招一遞出來，辛子翼身形這一變換式子，鍾彥趁勢變招，左腳原本是在後倒提着，倏然左腳向左一探步，把右腳撤回，換成了右腳在左足後倒提着，這一來身形可斜了一步，掌中劍原式不動，猛然往下一沉，向外一展，竟套着他的招術，用葉底分花，斬辛子翼的左腕和左臂，好快的手法眼看着辛子翼，就是左掌撤回，左臂也非被劍削上不可，可是這位威鎮邊荒，名鎮武林的江湖怪傑，竟自把撤出的招術猛然往回下一收，劍是從上邊來，他雙臂一分，「大鵬展翅」，可是隨着身軀往後一仰，更往左一翻，身形變成側倒下去，右腳一縮一伸，倒踢金燈，這一腳反向三才劍鍾彥的膝蓋上踢去，三才劍鍾彥，趕緊的把左足用力向後一伸，更把掌中劍，往自己的左肋旁一撤，左手的劍訣用力的向後一領，左足提

起，身軀像紡線車子一般倏然一轉，由左一翻身，掌中這口劍帶着風聲，向鐵爪神砂辛子翼的小腹和右腿根猛劈來，劍招勁疾，腕力十足，這一劍幾乎把辛子翼這條右腕截斷，這個江湖怪傑仗着一身軟硬輕的功夫，已經運用到六合歸，不爲招術所制，若非三才劍鍾彥這種成名的劍客，非敗在他這種巧打神拿之下不可，此時兩下裏已經是到二十餘招，這可指着完全兩下正式的拆招術上，從一動手，按攻守進退上說，足換了四五十個照面，這時那鐵爪神砂辛子翼身形越發加快，先前還是攻少守多，此時忽然他竟自連續進招，看他的情形，大約是因為三才劍鍾彥，有兩次用的招術主奔他的要害之處，觸怒了這位邊荒異人，他是安心非把三才劍鍾彥的這口劍奪出了手不可，這種情況下，明明是非要分出勝敗來，才能算完，但是三才劍鍾彥若真個當場把劍出了手，在武林中，這個人就算是完全威名掃地，江湖道上，不能立足，辛子翼的情形，又帶出怒意，他只要下絕情施毒手，鍾彥是非受辱不可，所以這般人十分關心，可是無法來解這個危局，這時俠尼一塵菴主，心想道，在這種場合下，若是過分的顧忌了小節，那麼一個成名的武師毀在金沙谷，損失太重，自己此時，何不硬着頭皮出頭，把他們那場狼鬥凶爭攪散了，寧可當場受到辛子翼的責難，也比着三才劍鍾彥，在金沙谷完全慘敗強得多，事情要當場立斷，不能遲疑，此時三才劍鍾彥正遞招，是鳳凰旋窩，身形往前探着，掌中正奔辛子翼的右肋下刺去，鐵爪神砂辛子翼却用斜身橫劈掌，他竟憑掌力猛往劍身上劈去，三才劍鍾彥招術走

空，自己趕緊左手劍訣往外一領，右手的隨着用力也向左一帶，因為他的掌緣已經橫到劍身上，只有盡力的撤招，可是減少劍身被劈之力，就這樣，鍾彥的這口劍，被辛子翼掌緣微微一震，還沒被他整個掌力劈實了，劍身竟有些收不住式，就在這時身形正往左撤，劍身被震得向左甩出來，三才劍鍾彥借勢用力一領，算是把這一招已然撈招掩飾過去，身形隨着轉身之勢，向外一縱，竄出丈餘來，爲是略綏一綏勢子，因為這種動手過招，只要那一招那一式稍被敵人所制，不用真敗，整個的精神就被牽動，這還是功夫有火候的人，只要身形往外一撤略一綏勢，真能把精神重行振作起來，三才劍鍾彥這一撤身，那鐵爪神砂辛子翼橫撲掌，身形本是向右轉過半身去，此時三才劍鍾彥這一撤招縱走，鐵爪神砂辛子翼，身形往左猛一帶，把身形還了原式，他身形猛往後一坐，這位掌衡山派俠尼一塵菴主，見鐵爪神砂辛子翼這一作勢，已然看出來，他是要運用拿雲趕月飢鷹搏兔的身法，去傷三才劍鍾彥，要容他這一招施展開，可就毀了，一塵菴主一提丹田用飛身掠林的輕身術，飛撲過來，往下一落，竟跪在辛子翼的頭裏，有四五尺遠，一翻身雙手合十向辛子翼一拜，口中說道，辛老師，這種巧打神拿，已入化境，真武林中絕技也，貧僧願意瞻仰瞻仰辛老師這種高妙的手法，鐵爪神砂辛子翼，被一塵菴主驕然現身，不能再施展絕技去追趕三才劍鍾彥，把身形趕緊復原，丁字步一站，冷笑一聲，向一塵菴主道，菴主你的衡山派在武林中威震一時，衡山派獨創一種武功劍術，沙山三山式，和衡山派劍

術，全爲江湖上所景仰，我辛子翼固是早懷着拜望菴主之心，只是還自身一事不爲己，終日爲人忙，倒顯得一點閑暇功夫沒有，空懷心願，終未得償，菴主更能以佛門弟子秉慈悲之心，成人之美，在我辛子翼已經堪堪敗在了三才劍鍾老師的時候，俠蹤突現，爲我辛子翼這個危局，叫我辛子翼如何感激呢。菴主索性叫我辛子翼趁心如願到底，把你那衡山派的劍術施展一番，我辛子翼能够親自領教幾手絕招，以了我平生之願，他這番話暗中對三才劍鍾彥非常刻薄，他說明就是眼看着鍾彥要毀在自己的武功本領之下，自己就算是完全被一塵菴主所破壞。三才劍鍾彥才會聽不出來，這時身形往回下一蹤，向辛子翼道，辛老師不要口頭說這種陰損刻薄的話，我們何妨重行動手，再見輸贏，一塵菴主趕緊攔着說道，鍾老師請你退下去歇息吧，貧僧既然冒昧過來，鍾老師那好不讓着貧僧在辛老師的絕技下領教一番，鍾彥憤憤不平的向辛子翼道，辛老師，金沙谷一會之後，江湖路上盡有相會之時，我們再會吧，說罷，左手倒提着劍，一連兩個縱身退了下去，鐵爪神砂辛子翼竟自放聲狂笑，這種笑法越發給人以難堪，一塵菴主沒有怒意向辛子翼道，辛老師，不必見笑，我們全是武林中人，武功本領沒個沒有高下，因自有武術以來，從來就沒有兩人的功夫如同水平，鍾老師總然不是你的敵手，辛老師也不該這麼狂笑凌人，請辛老師趕緊賜招，貧僧願在你的高明手法之下領教，辛子翼把笑容一斂，向一塵菴主道，既是這樣，請菴主你亮劍賜招，我辛子翼捨命陪君子好了，一塵菴主冷笑一聲道，辛老師

，你的巧打神拿，實爲武林中的絕技，貧僧剛才已經看到果是奧妙無窮，不過貧僧忝掌衡山派，我雖不才，本師門遺訓行道江湖，從來還沒以武功本領驕傲欺人，可也能爲師門保持着威望，現在辛老師你要叫我用劍術，來對你一雙肉掌下接招，我覺得辛老師你未免過分輕視了衡山派，貧僧願以淺顯的功夫，凡俗的手法，給辛老師你接接招，辛老師你對貧僧再有驕狂之意，恕貧僧不敢領教了。」辛子翼被一塵菴主這麼嚴辭質問得不禁臉一紅，向一塵菴主道，既然菴主願以衡山派沙山三六式來賜教，那更是我辛子翼求之不得的事，請賜招，這一來兩下裏先存芥蒂，鐵爪神砂辛子翼，安心要和一塵菴主一決勝敗榮辱，一塵菴主在這時也答了個，好字，手打問訊，向辛子翼道，辛老師請賜招，辛子翼也答了聲，菴主請，彼此各自一亮式，把門戶一開，立刻各自探身進步，往一雙一合，把招術各自施展開，這次鐵爪神砂辛子翼切用的是劈掛掌，俠尼一塵菴主也不客氣的施展開衡山派自創的沙山三六式，兩下裏行奉過招，先前還是一招一式，到後來兩下裏全把身形掌盡量的施展起來，各有不同的巧妙之處，辛子翼所施展的這輪劈掛掌，雖然是武林中常見的功夫，但是師門傳授不同，各人的秉賦和各人的鍛鍊，尤其是另有一番不同之處，這辛子翼軟與硬輕之功，全有獨到的功夫，這種劈掛掌，在軟硬功有火候的施展出來，這種招術掌法可就厲害了，辛子翼這輪劈掛掌真是掌下生風，每一招一式打出來，勁疾有力，並且他這種掌力，暗中竟自用硬功外撞的鐵沙手和內功練就的混元一氣劈空掌，

這種軟硬力兼他每一招一式打出來，全驚險到萬分，只要正面來拆他這種招術，功夫沒有火候的，不
只於封不出去，不用打實了，身形和他撤出來的招術，只要在半尺以內，你就得受他掌力震傷，幸爾
這位俠尼，爲衡山派最得意的弟子，接掌門戶以來，三十餘年來，自己真是兢兢業業，唯恐給門戶貽
羞，所以仍然日夜的鍛鍊着嫡傳的新法，今夜在金沙谷遇到這種勁敵，才顯出一塵菴主的功夫不凡來
，吞吐封閉，也是處處的以內家鍛鍊的手法來應付這個強敵，沙門三六式更有絕妙的招術，變化難測
的手法，所以和辛子翼走了個平手，菴主決不爲他這種軟硬功，並用的掌力所屈，兩下一搭上手，就
是二十餘招，鐵爪神砂辛子翼，這才知道盛名之下無虛士，果然衡山派這種掌法驚人，實非一般江湖
道中武師們所能望其項背，這時辛子翼已經感覺到這位菴主沙門三六式果然有極大的威力，自己不起
緊用撒手的絕招，恐怕一露空，定要敗在菴主的三六式下，他倏然把拳術的路子一變，這辛子翼竟自
施展出來『醉八仙拳』這趟拳術，雖是散見於江湖，可是按嫡傳還是以少林派爲正宗，也是拳術中最
難施展的功夫，辛子翼一施展開這趟醉八仙拳，以他方才那種巧打神拿的身法，再運用起這種拳術來
，越發見出他功夫老練，處處有獨得之祕，靜虛老方丈和孤鴻子蒲清平低聲說道，辛子翼好厲害的功
夫，一塵菴主恐怕終非敵手了，瀟湘劍客公孫毅，也看出菴主的危險，沙山三六式，已施展到二十七
八手，最後的十幾招，一個不取勝，非敗在他醉八仙拳下不可，菴主也是掌一家門戶，真要走敗在辛

子翼之手，衡山派就算完全被菴主所斷送，自己身爲赴會踐約的主人，那能看着仗義助拳的人，把一世威名完全斷送，自己太對不住武林道義四字了，瀟湘劍客想到這裏，自己認爲這辛子翼，真是個勁敵，自己不下場子等什麼，個人一生命運，應該盤在這，怎樣也不會晚過去，還不如保全了同道，自己一拚爲是，拿定主意，一縱身竄了出來，身形往場子中一落，正到了兩下動手的近前，身軀向當中一橫，說了聲，請二位暫時罷手。這時一塵菴主和辛子翼，全往後一撤身，鐵爪神砂辛子翼因爲瀟湘劍客在這時現身，他十分不快，把掌式一收，向公孫毅道，公孫劍客，此時趕是要賜教麼，我在下正在向菴主領教幾手高招，你這麼現身攪亂，未免不近人情，尊駕前來也很好，我正因爲久仰公孫劍客的一字慧劍，爲獨創一家的絕技，集劍術的大名，爲武林中放一異采，我辛子翼，來到金沙谷若能在一字慧劍下討教個一招兩式，也算是沒白來這一趟了，此時一塵菴主倒說不出什麼，雖然是也不大甘心，不過公孫毅這一番好意，他是恐怕自己一時失招敗在鐵爪神砂的手下，遂向公孫毅合十一拜，退了下來，此時瀟湘劍客公孫毅向這位江湖異人，拱手施禮道，我公孫毅自知這種舉動實有不當，不過我因爲這次金沙谷之會，完全是我公孫毅一人身上所引起的風波，對現在一般老師父們已經略試身手，我公孫毅已經深感大家的感情，現在金沙谷之會很可以就此收場，禍由我身上起，由我一身了，我公孫毅並不是有什麼超羣絕倫過人的本領，我實不是辛老師的對手，請辛老師也可以歇息一下之

還有頭債有主，我們還是兩下裏算清金沙谷這本賬，把已前的舊仇宿怨，一筆勾銷，豈不爽快，所以
我公孫毅很想請鄧老師下場子，我們兩下較量最後的一場，辛老師，你可肯答應我公孫毅這點請求麼
，鐵爪神砂辛子翼，那肯就這麼善罷干休，他却笑一聲道，公孫老師，你要是想這麼辦，我辛子翼決
不答應，無論如何我要親自請教你一字慧劍神妙手法，公孫毅道，辛老師何必強人所難，若是非叫我
當場現醜，我公孫毅還有自知之明，決不是你的對手，請你把這種心意留待將來，我們離開金沙谷，
令有再會之時，又何必非在這時不可，鐵爪神砂辛子翼微微一笑道：「公孫老師，我勸你不必過行固
執，我此番來到金沙谷，也並非是萬山王鄧老當家的約請而來，路經莽蒼山，適逢其會，我和俠義道
們沒有新仇沒有舊怨，我決不願在這衰老之年，再多結幾個冤家對頭，公孫老師，我們點到為止，略
遞幾招，我辛子翼也就甘心了，這時萬山王鄧傑，見瀟湘劍客公孫毅已經親自下場子，自己怎能不搭
這個碴兒，遂在這兩人爭論間，縱身形縱了過來，向辛子翼公孫毅一拱手道，辛老師來到金沙谷已然
露了幾手絕術，總算是給我鄧傑捧場，我們的事是明擺在這，金沙谷不見起落出來，彼此不能甘心，
並且雙方友好，不遠千里的奔馳，趕到莽蒼山，叫我鄧傑深感盛情，現在我們冤有頭債有主，正好由
我們二人來了斷，請辛老師作壁上觀，給我作個公平判斷，我鄧傑也就承情不過了，鐵爪神砂辛子翼
，眼皮翻了翻看了看鄧傑後，冷笑一聲道，鄧老師，你這是金沙谷之主人，應該是客隨主便，無論什

公事情，作客人的不能勉強，我辛子翼應該就此收場，不過我也是半生寄跡邊荒，輕易不往內地來，曠孫老師掌瀟湘俠義派門戶，能創出一字慧劍的劍術遐爾聞名，凡是武林的朋友，誰不願意，瞻仰這種絕藝，現在連鄧老帥你也截止我，不叫我在公孫老師面前，討教個一招兩式，你有失主人之禮，我辛子翼不願意從命，萬山王鄧傑微微一笑道，辛老師這真是說笑話了，公孫老師既到金沙谷來，他焉能不盡量施展他一身絕藝，我鄧傑在他劍下領教不是一樣麼，辛子翼就請你後邊吧，辛子翼帶着十分不快的神色，離開了場子，這時萬山王鄧傑一下揚子，他所統率的還殿苗人們又添了幾支火把，把這十幾丈見方的地方，照得如同白晝，萬山王鄧傑依然帶着微笑向公孫毅道：「莫怪公孫老師威名遠震，你看金沙谷所到的朋友們，誰不敬仰你一身本領，和一字慧劍的絕技，我們今夜是難得的集會，我鄧傑認爲就此也決不會再有相會之時，我鄧傑在你面前討教，盼望你不要祕術自珍，不肯當衆顯露，我願意你把你一身所學盡量施展，劍術輕功暗器，請你盡量施爲，我鄧傑，把真情實意告訴公孫老師，我決不想再度上金沙谷，請你亮劍賜招，我鄧傑捨命奉陪」，瀟湘劍客公孫毅對於鄧傑這些話聽着頗不入耳，但是，此時不便和他多口角，遂向萬山王鄧傑道，鄧老當家的，我也和你是一樣情形，我公孫毅在江湖道中也闖蕩一生，把這金沙谷看作最後收場之地，請鄧老師你亮兵刃賜招，我公孫毅奉陪就是了。」萬山王鄧傑說了聲，這是你的台愛，看得起我鄧傑，他說了這話，身形往後一退，一翻身

，向後面侍立的手下親信弟兄一遞手道，把我的刀遞過來，跟着有一名年輕的匪黨，提着一口厚背鑲金鋸齒刀，他這個刀看着真凶，比平常的尺寸加大，分量加重，刀背就有五分厚，刀頭有六寸寬，精鋼打造，可滿鑿着金花紋，這種刀在外形上看帶着十分威力，瀟湘劍客公孫毅，自己的劍在背後揹着，見萬山王已經兵刃到了手中，瀟湘劍客左手一抬，挽住劍柄，姆指一壓啞吧簧，肩頭一恍，左臂往外一探，這口劍已然撤出鞘來，劍身和鞘摩擦，發出一陣陣輕嘯之聲，只要聽到這聲音，那知是一口利刀，劍身上藍汪汪帶着一縷寒光，瀟湘劍客往後倒退了三四步，和萬山王兩下亮開式，鄧傑這時把鋸齒刀交到右手，往左臂灣一攏，雙臂往前一圍，脚下丁字步，往前一奔，左手兩指往刀鑽一搭，按着武林中的規矩行了禮，瀟湘劍客公孫毅這裏，把掌中劍往胸前平着一舉，劍身立在自己面前，左手捏訣，食中二指往劍身上一搭，已經把門戶立好，口中說了聲，鄧老當家的請賜招，跟着左腳往起一提，右手的劍斜着向左跨旁一展，劍尖斜指着地，左手劍訣往起一擡，指尖搭到左眉梢旁，身軀向左一沉，走行門，邁過步，斜着身軀向左盤旋，萬山王鄧傑那裏，右腳向自己的左腿旁一探，足尖斜着點地，鑲金鋸齒刀已經換到右手，左手變成掌式，往刀背上一壓，身軀也向左斜轉過去，矮身搖步往前疾走，兩下裏各自顧着場子進側盤旋，這時所有在場的人，一個個會神貫注，看着這兩人，因為金沙谷之會，已到了最後關頭，這兩人一上場，是分生死決存亡，和別人動手是另一種心算了，別人不

過存着爭強好勝之心，耀武揚威之意，致於手底下收不住招，傷了敵人，那是情勢所迫，出於不得已，因為彼此間，沒有深仇大怨，臨到這兩人可就不同了，這兩人懷着二十年宿仇，萬山王鄧傑更有一番野心，金沙谷只要遭到挫敗，不止於江湖道上威名大減，把他所存的一片奢望，完全斷絕，所以他安着和瀟湘劍客爭生死亡之心，兩下裏圍着場子轉了一週，不約而同的往回一換式，都把身形轉過來，兩下裏對面的往一處集攏全奔了場子的當中，脚下全是脚尖點地，雖然身形往前疾進，可是上半身絲毫不動，兩下裏趕到一接近了，相隔只有三四尺遠，萬山王鄧傑突然往前一上步，口中却還招呼了聲，公孫老帥接招，他這口鏢金鋸齒刀往起一翻，刀頭向瀟湘劍客面門便點，公孫毅見他的刀滑，身形微微的向左一偏，腳底下並沒動，掌中劍往起一翻，貼着萬山王鄧傑的鋸齒刀，刀身的側面往前一遞，這口劍一直奔鄧傑的左肩頭反刺來，萬山王鄧傑一刀點空，公孫毅的劍到，他左腳往外一滑，鋸齒刀往外一揚，推窗望月向劍身上接來，瀟湘劍客，左手劍訣往外一領，身軀旋轉，由左往後一個盤旋，掌中這口劍，竟自向萬山王鄧傑左肋上新來，鄧傑刀往上撩空，左脚尖擦着地往右一溜，一個黃龍倒轉身，用翻身反臂刀，仍然是向公孫毅的劍上猛劈下來，分明是他要以力取勝，他的兵刃重，他想起瀟湘劍客公孫毅的劍奪出了手，公孫毅這一劍橫砍過來，見鄧傑的刀來勢很疾，公孫毅身軀往下一矮，用平沙落雁的式子，身軀塌着地面旋身甩劍，老樹盤根，這口劍反向萬山王鄧傑變足上斬

來，露得左掌往外一抖，肩頭向左一洗，身軀騰起，竄起六七尺高來，往旁落下去，可是瀟湘劍客公孫毅這一劍又削來，身形已經轉過來，往起一長身，左手劍訣一領劍鋒，這口劍從自己面前翻轉過去，反向後一瞥，成爲倒打金鏢式，這口劍竟向萬山王鄧傑的劍肩帶臂斬來，鄧傑身形縱出去本是斜偏着身子。公孫毅的劍勢，正奔他左肩頭後，萬山王鄧傑猛然右腳往前一帶，猛然一撤左腳一翻身，掌中的鑲金鏢齒刀已然翻起，橋架重棍，向劍身上崩來，傳三魏三才想由公孫毅一拚兵刀上的力量，可是公孫毅早看明白他的心意，焉能叫他的刀身和劍身碰上，右肩頭向後一閃，右臂往起一提，向左一抖，這口劍從自己頸項上橫撤下來，可是左掌的劍訣，趁勢起出去，奔萬山王鄧傑的腕子上便點，這種手法十分厲害，只要被點中，骨頭立刻錯開，萬山王鄧傑也是久經大敵的綠林，身手上實有特殊的功夫，一連三次刀全崩空，趁着刀往起之勢，右臂又往起一揚，身軀也往前一閃，左手掌反向瀟湘劍客公孫毅的腕子上橫撤下來，這種互相剋制的手法，兩下裏招術往外一撤，叫別人看着如同兩人練成套的功夫一樣，真是嚴絲合縫，針鋒相對，招術用的那麼靈實巧妙，萬山王鄧傑這一掌發出來，瀟湘劍客公孫毅左手劍訣往下一沉，左腳已然撤回去，右手的劍，鳳凰旋窩，一抖腕子向鄧傑丹田穴上點來，劍尖塔塔的沾到鄧傑的衣衫，鄧傑往後一縮身，這口鑲金鏢齒刀，隨着身形往後一閃之勢，倒提重爐，用刀上鏢齒向劍上掛架，瀟湘劍客公孫毅撤步抽招，兩下裏各自施展一身本領，萬山王鄧傑

這口鏢齒刀，招術一撒開，崩，扎，窩，挑，翻，砍，劈，刺，一招一式施展出來，刀身上帶着一股勁風，兩邊的人任何人看到眼中，全覺得驚心駭目，公孫毅，此時把一字慧劍的劍術招術施展出來，這種劍術，雖然與衆不同，雖然一樣運用，點崩截挑刺扎六個字的劍點，但是這種劍術的招術可就不同了，從一兩式起，以朝天一柱香的式子往外撒招，看不出他劍術上的威力來，可是他劍走輕靈，身和劍，合而爲一，劍招的變化，虛實莫測，身形步眼，和掌中劍的招術運用起來，於小巧靈活中，帶着柔中有剛之力，並且瀟灑劍客此時穿的長衫便履，一派的瀟灑自如，雖然和對手爭生死亡，只能從他兩眼中看着他精華內斂，手底下和身上運用的那麼巧妙自如，這口劍忽上忽下，倏左倏右，劍招是因式變化，身形施展開，如同行雲流水，兩下的兵刃從一開招，走了十餘式，始終沒碰到一處，沒發出響聲，這種功力悉敵，火候不差上下的人物，動上手時，一招一式施展起來，全是才往外一撒招，只要對手的人，用剋制的招術一破，手底下立刻變化，一口鏢齒刀，一口利劍，在這場子中往復盤旋，忽進忽退，只有看到劍身上光華閃爍，如星馳電掣，鏢齒刀的刀鋒刀光，也是寒光耀眼，如駭電驚雷，這兩下一搭上手，就是二十餘招，可以說分不出高下來，瀟灑劍客公孫毅在這口劍上，已有四十餘年的功夫，雖然是大敵當前，依然是氣息神凝，兩下在場子中翻翻滾滾，彼此間或攻或守，倏進倏退，又走了十多招，萬山王鄧傑不鬆咬牙切齒，認爲不和公孫毅捨命一拼是不成了，他這一字慧劍招

備，是以柔冠剛，以巧見長，自己這口刀只曉得施展的是五虎臨門刀法，但是連半招也勝不了他，工夫一大，恐怕非要輸在他劍下不可，萬山王鬱傑，在動手間惡念陡生，兩下裏正往場子中，轉到西北角，萬山王鬱傑掌中這口鏤金鏃齒刀，用了手仙人指路，虛向瀟湘劍客公孫毅的胸前一點，公孫毅，身軀反往右一上步，不用劍去封他的刀，劍花一翻，竟反腕子向萬山王鬱傑的左肩膀上斬來，鬱傑左肩頭向後一甩，身軀一橫，左腳點着地面往外一滑，身形已然橫過來，公孫毅的劍已然砍空，從鬱傑面前落下去，瀟湘劍客公孫毅趕緊往回一撤招，可也是一招變兩式，腕子向下一沉，竟向鬱傑的左膝上削來，這種撤劍變招，招術是非常厲害，可是鬱傑這口鏃齒刀，從自己身右側猛然一翻起來，海底撈月式，刀背向着公孫毅的劍身往起翻，可是他仍然不想把他的劍真磕飛，公孫毅的左臂往起一揚，扭身提劍，萬山王是正要他這一招，刀往起一翻，他並不真往上崩，趕到這口刀提到手與胸齊，腕子上用了十二成的力量，向外一抖，這口鏤金鏃齒刀，鋒利的刀刃，竟向公孫毅的胸前橫砍過來，這一招變化的矯捷異常，公孫毅的劍已然揚起來，想變招往外封刀，已經來不及了，眼看着刀已到了胸前，公孫毅猛然身形往後一仰，全身向後倒去，可是足根暗用力，在身形往後一仰時，借着足根一登之力，一個金鯉倒穿波，身軀竟自倒縱出去，瀟湘劍客公孫毅這種輕身術，實有超羣出衆的功夫，不同凡俗的造詣，身軀倒仰着翻出去，如箭脫弦一樣，往後出去兩丈左右，趕緊身形往地一落時，尤其得

見出功夫來，因爲上半身完全倒仰着，足根一着地，完全仗着雙臂之力，往前一抖，把身形帶回來，拿樁躍起，可是萬山王鄧傑，他這一撒手的招術，竟自沒用上，他已經安心和瀟湘劍客勢不兩立，竟在這時脚尖一點地，跟蹤而進，掌中這口鏤金鋸齒刀，二次遞到向公孫毅胸前猛戳來，可是瀟湘劍客身形躍起，早已防備到萬山王鄧傑的跟蹤追擊，掌中劍已經向自己身左側一探，斜着護住了上半身，萬山王鄧傑的刀頭到，瀟湘劍客公孫毅的左腳往外一滑，掌中劍往後一坐，鐵齒橫舟，用掌中的劍鋒向刀身上一滑，噲的一聲，把刀蕩出去，鐵腕翻雲，這口劍竟自順勢變招太公釣魚，劍身一翻反向萬山王鄧傑的胸窩點到，劍如同電光石火一般快，瀟湘劍客，精於這趟一字慧劍已經有四十餘年的功夫了，只要劍術往外一撒，就是一氣呵成，綿綿不斷，這一劍點到，萬山王鄧傑的刀，已被蕩出去，左掌用力的往後一揮，身形猛轉，從左往後一個黃龍轉身，翻身反臂刀，把刀帶得隨着身形翻轉來，連人帶刀是一塊下，向瀟湘劍客公孫毅左肩頭後，猛劈下來，這種發招威猛異常，瀟湘劍客身軀往下一沉，平沙落雁，左手的劍訣壓着劍身，身軀斜着往右沉下來，萬山王鄧傑的鏤金鋸齒刀，帶着勁風從公孫毅頭頂劈過去，可是公孫毅身形沉下去讓過刀身，左手劍訣往上一擡，右手的劍也跟着滑龍昇天，往上一抖腕子，這口劍竟向萬山王鄧傑的左肩頭上搭來，萬山王鄧傑這一招用得力量過猛，刀劈下去，身形也隨着往下一沉，公孫毅這一劍到，他一恍肩頭，就這樣，公孫毅的劍尖，已把他右肩頭上

衣服挑破，萬山王鄧傑越發憤火中燒，把五虎斷門刀法靈臺施展出來，下絕情，施毒手，安心要和瀟湘劍客落個同歸於盡，所以他反倒用的盡是險招了，瀟湘劍客公孫毅，沉潛大志，苦心孤詣在這趟劍術上下了二十年的苦功夫，這種劍術，你看他施展起來，好像是不用力，可是完全是以靜制動，以逸待勞，以柔尅剛，以巧制變，這種劍術運用起來，完全取太極生尅之理，變化之方，如同行雲流水，變幻萬端，見招封招，見式破式，守多攻少，這就是這種劍術上最能尅制強敵的地方，每往外一撒招進攻，全是伺虛搗隙，萬山王鄧傑雖然這口刀上也是數十年的火候，僅就他那種暴戾之氣，就比瀟湘劍客公孫毅差的多了，浮燥之氣不斂，這是運用武功上火候不到之弊，兩下裏還番凶狠的力戰，一眨眼間就是四十餘招，瀟湘劍客公孫毅依然和初動手時一樣，氣靜神凝，不浮不燥，神儀內斂，英華外宣，劍術上已運用到撒手的招術，萬山王鄧傑連進了十幾手絕招，不能取勝之下，他也把五虎斷門刀最後的絕招施展出來。

第二章 伺隙偷襲兩徒遭擄劫

瀟湘劍客公孫毅正用了招，倒栽老蓮，劍鋒從鄧傑的左肩頭割下來，身形從左往右一轉，玉蟒倒翻身式，這口劍，竟自變招爲玉女投梭，可是兩招完全用的是虛式誘招，萬山王鄧傑，因爲連用撒

手隨擡槍不能取勝，仗憑自己力大刀沉，安心要把瀟湘劍客的劍崩出手，他的身形往下微一矮，右腳斜着往外跨半步，瀟湘劍客的劍到，他用了十二分的力量，橫架金樑，猛力往劍身上崩來，這口鏃金鋸齒刀比瀟湘劍客的劍重數倍，真要是被他的刀崩上，任憑瀟湘劍客公孫毅腕力多足，恐怕這口劍也得出手，可是公孫毅原本用的是誘招虛式，玉女投梭劍招遞出來，沒往外遞滿，倏然往後一坐腕子，抽撤運環，這口劍竟引猛然撤回來，可是變招爲蒼龍歸海，老樹盤根，正剋制了萬山王鄧傑往上封這一招，他的刀掠上去，中盤下盤完全露了空，瀟湘劍客公孫毅，一抽劍再往下一撒招，沒用變化第三招已經用上，這一劍順着萬山王鄧傑的右跨旁扎過來，還算萬山王鄧傑久經大敵應變迅速，自己用了空招，瀟湘劍客的劍已刺上，他猛力一擰身，掌中刀却在斜身猛轉之下，倒打金鐘，反把刀頭甩下來，噲的一聲滑在公孫毅的劍身上，這一來只把他右跨後滑傷了一道血槽，中衣挑破，若沒有他自己這一招的急救，以公孫毅那麼厚利的劍鋒，他當時就走不開，萬山王鄧傑跟着脚下用力一點，騰身躍起，可是他一世英名付與流水之下，那肯就甘心，在轉身縱出去，已把鏃金鋸齒刀交於左手，身形往地上一落，微一斜身，他竟把左脇下箭囊所跨的十二支甩手箭連續發出，這萬山王鄧傑，實不是平庸之流，他這一槽甩手箭有獨到的功夫，更在苗疆上得到了苗人使用飛刀的手法，他這種甩手箭發出來，疾勁異常，鐵腕向後連揮之下，約那間就是五支甩手箭同時發出，迎頭上下三盤，咽喉胸腹小腹中

，最後兩支是封左右兩路，這種手法勁疾，箭發的雖有先後，趕到箭够了尺寸，幾乎是同時到，叫你無法閃避，瀟湘劍客公孫毅，在兵刀上已然勝了他之下，萬沒想到他還要作困獸鬥，竟自用這種凶狠的手法，以這種毒惡的暗器向自己打來，仗着瀟湘劍客公孫毅並沒跟蹤追趕，還算是略解眼前的危險用手箭，如同是五點寒星同時打到，公孫毅身形略往左撇，掌中劍盤如蓋頂，劍身一個車輪式，揮動了在自己身前疾轉之下，這五支箭完全被打落地上，公孫毅怒喝一聲，好匹夫，敢以暗箭傷人，我看你有多厲害的手法，盡管施為，公孫毅此時可安心要取他的性命了，左手劍訣一壓劍，揉身而進，竟自飛縱過來，這一來瀟湘劍客公孫毅可算失招，萬山王鄧傑這種暗器，他能够連續發兩三次，頭五支箭發過之後，鄧傑倒是也沒停留，他已經撤身逃走，公孫毅這二次一猛撲上來，正合他的心意，這金沙谷內雖則有火把之光照着，終於是地勢大，兩人動手之時，因為纏戰的工夫過大，方向不佳的變換，已經到了那排木屋的轉角附近，萬山王鄧傑二次縱身，已經出去五六丈遠，這一帶已經有些黑暗，瀟湘劍客這一猛撲過來，萬山王鄧傑箭囊中尚有七支甩手箭，這次他咬牙切齒，把甩手箭上的功夫，也盡量施展出來，同時能够連發兩支，鐵腕連揮之下，這七支甩手箭完全打出來，以倒撒滿天星的手法，欲置瀟湘劍客的死命，甩手箭帶着破空之聲，瀟湘劍客身形追得又疾，這七支箭，面門，咽喉，左右兩肩，兩脇小腹，同時照顧到，上中下左右，那一方也閃避不開，可是萬山王鄧傑以這種手法，

自以爲足可以轉敗爲勝，那知道一塵菴主正停身在木屋的左側觀戰，瀟湘劍客公孫毅二次猛往前一撲，菴主就知他危險太大了，已經探手香袋中握了一掌的鐵菩提，趕到萬山王鄧傑以滿天花雨的手法發出最後七支甩手箭，菴主一聲怒叱，左掌一揚，鐵菩提發出去，叮噠一陣亂響，竟把他那甩手箭紛紛打落，更有數粒鐵菩提反奔了萬山王鄧傑，鄧傑在猝不及防之下，右肩膀上反中了兩粒鐵菩提，雖則相離稍遠，負傷不重，可是肩膀上也被打得腫起，鄧傑此時，猛的一縱身，騰身一縱竄上了木屋頂，跟着蘆笛連鳴，萬山王鄧傑早著惡念，更因爲隨着瀟湘劍客赴會的人，竟有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武林能手，他更不是想按着江湖道的規矩，金沙谷一決雌雄之下，自己偏非敵手，認取服輸，他在羣雄一入金沙谷，已經暗中把所帶來野苗中最厲害的四名，埋伏在木屋上，按理此時他這一武功較量失敗之下，更有所約來的江湖同道在場，兩下裏就得從此罷手，可是他知道只要容在場的人兒一發話，他在江湖道講理上沒法回答，蘆笛一鳴，這四名凶苗在木屋上，嗖嗖的就是六七條箭射出去，瀟湘劍客公孫毅趕緊縱身撤退，算是沒被利箭所傷，這種行爲出乎在場人意料之外，可是萬山王鄧傑竟自高聲問下面招呼道，公孫毅我與你誓不兩立之仇，金沙谷今夜一會，要想就此善罷干休，那是妄想，除非是我鄧傑這條命斷送在金沙谷，那算我命該如此，我鄧傑已經栽到底，在場的朋友們，恕我鄧傑無禮，請好朋友們從來路退出金沙谷，鄧傑改日登門負荆請罪，這裏的事，有我姓鄧的一人承當，好朋友相

助之情我只可將來再報了，他說這個話，竟自由這四名凶苗用苗刀苗箭，給他隨後，他連所約來的朋友全不顧，連續響着蘆笛，號令着一般凶苗野獍往下撤，這般野苗聽到號令，各把手中的火把甩掉，如同野獸一般的紛紛向木屋後一帶竄去，這一來，出乎意外的舉動，任何人無法阻止，一塵權主等，只好是互相聚在一處，靜以觀變，剎那間萬山王鄧傑和所有的苗人退得乾乾淨淨，地上十幾支殘餘的火把，還在燃燒着，更可恨的是散佈在四週的凶苗野獍，把他們手中所執的火把亂擲向林木間，金沙谷四週已有數處起火，幸爾仗着玉麒麟洪俊帶來青雲山莊四十名得力莊丁，已攻入金沙谷，四週的谷頂，此時見裏面形勢一變，立刻奮勇當先領率着得力的七八名弟兄闖進來接應，孤鴻子蒲清琴趕緊向他打招呼，這時萬山王鄧傑所請來的一般朋友中，南海天鷗幫龍頭朱老義，却首先向瀟湘劍客公孫毅招呼道，公孫老師，我們真想不到萬山王鄧傑竟會這麼不夠朋友，他竟會辦了這種棘手的事，我們在江湖道上闖蕩一生，總算是多開了一回眼，多長了一回見識，多學了一手高招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姓鄧的必不甘心，總算我們交朋友不到家，更沒把朋友事兜起來，以至擠得好朋友給我們一個最大的難堪，公孫老師，若認為我們這般弟兄們，不能就這麼容易易出金沙谷，誰叫我們交了好朋友，把送殯的埋在坟里也得算着了，只好任憑處置我們還不致於皺一皺眉頭，發一聲抱怨，瀟湘劍客公孫毅剛要答話，那位鎮邊荒鐵爪神砂辛子翼，却自冷笑一聲，橫身說道，朱老師，要叫我辛子翼看來，事情

弄到這種場面，你也無需再這麼客氣，姓鄧的約請一般朋友助拳助威，這是江湖道上常有的事，不足為奇，可是我辛子翼事前不知道姓鄧的竟會弄了這些凶苗野獍作他的爪牙，他此番入莽蒼山金沙谷，趕情他已經安心不再重返苗疆，我們現在已然算是被猴崽子所騙，公孫老師和他的事，完不完的我們管不着，我辛子翼和鄧傑另有一本賬算，公孫老師也不會把我們這般人再看作仇敵，不過全在江湖道上跑的朋友，跟着淌了這次混水，未免不值，誰是冤家，誰是朋友，心裏放明白些就是了，公孫老師，我們後會有期，你們真為俠義們中支持正義，不要為黎民百姓留後患，那才叫人敬服，我看萬山王鄧傑，這種倒行逆施也正是他覆滅之日已到，說到這更向龍頭朱老義招呼了聲：這裏沒有我們留戀之處，主人先不把我們看作座上的嘉賓，這個跟頭栽得已經够醜的了，還不走等什麼，此時孤鴻子蒲清平，向前搶了一步，向鐵爪神砂辛子翼道：「這位辛老師，我們素昧平生，無恩無怨，此番金沙谷，為他兩家的事相會，彼此全是為朋友出頭幫忙，懷着息事寧人之意，萬山王鄧傑倒行逆施，在勢敗途窮之下，他敢這麼作，定還有所恃，現在我們也不便再強留一般朋友，不過萬山王鄧傑由我蒲清平這說，他逞凶作惡，恐怕終叫他難償惡念，我蒲清平不誅此惡僚，決不罷手，辛老師你就拭目以待吧，蒲劍客公孫毅也忙着向前打招呼道，我在下和萬山王鄧傑，樹敵結怨，已有多年，此番在莽蒼山金沙谷，解決我兩家之事，我公孫毅原想着一身的事以一身當，不願意多帶累江湖同道，只是事前已

經覺出萬山王鄧傑，竟自安心要在這一帶樹立威望，他決不該勾結了一般未受古化的凶苗惡棍前來，居心險惡，此次不把這件事辦個結果出來，後患無窮，所以我在下例願意有一般朋友在場，也好主持公道，現在他出人意外的，竟這麼率領一般凶苗野獍逃走，他對我公孫毅焉肯甘心，可是我們也不能再放手了，彼此間無深仇無大怨，叫我公孫毅想，現在正應該化敵為友，決不宜再多存仇視之心，我們現在暫往赤霞宮，要把萬山王鄧傑和我公孫毅的事，辦個收場結果，才對得起一般江湖道義的朋友，老師父們如若肯賞臉賜光的，只管到赤霞宮一聚，不肯去的我也不敢強留了，那鐵爪師砂辛子翼冷笑一腔道，姓鄧的不够朋友，我們還不致於像他那種行爲，本該有始有終，現在情形叫我們是靈真能助，也只好暫時放手，好在全離不聞江湖道上，大家盡有相見之時，赤霞宮我們實無面目去招攬了，辛子翼立刻向大家打着招呼，拱手作別，一直撲奔谷口，靜虛老方丈等，也不再多客氣，任憑這般江湖道向谷口退去，這裏自己集合起來，靜虛老方丈向公孫毅道，公孫老師，鄧傑這匹夫，居心叵測，他寧可犯着衆怒，敢這麼作，他定有所圖，此番我們最注意的是他所帶的一般凶苗野獍，倘若容他在這一帶再得好巢穴，實是將來的大患，我們趕緊退回赤霞宮從長計議，訪查他隱匿在那裏，必須把這個惡魔一網打盡，稍留根株，足爲地方上留無窮後患，這件事不要看作等閒，公孫毅點頭稱是，立刻令玉麒麟洪俊督率着青雲山莊的莊丁們，把這金沙谷着起的火撲滅，探查萬山王鄧傑竟由木屋後一條極

難走的峭壁懸崖，逃避亂山中，當時大家集合起來退出金沙谷，天已大亮，從排雲嶺一帶，沿途留下青雲山莊的弟兄殺卡子守留，趕到大家才翻上排雲嶺的巔嶺，只見前面山道上，有一人如飛的奔向這裏，孤鴻子蒲清平一眼望到來人，「哦」了一聲，帶着十分驚異，縱身迎上前去，霹靂老方丈等一般人，看到孤鴻子蒲清平這種情形，就知是有變故，大家跟蹤迎了上來，見從山道上跑過來，是赤霞宮一名道士，已經奔馳得氣喘吁吁，面目變色，孤鴻子伸手把他拉住，厲聲問道，難道赤霞宮可是發生變故，你是來報警的麼，這名道士是赤霞宮管三清殿香火道齋道虛，看到蒲清平之後，立刻說道，蒲道長，赤霞宮已遭到一般凶苗野採侵襲，請道長趕緊派人接應，去晚了恐怕赤霞宮，立被燒燬乾乾淨淨，孤鴻子蒲清平一聽道虛這種意外的變故，不禁憤怒十分，並也十分驚異，聽萬山王野傑，趕出金沙谷，竟會這般快，趕到赤霞宮下手，趕忙詢問這名報警的道士問道，那麼野採現在怎麼纏了，是否已遭毒手，道虛忙答道，仗請我們老親主，驟然是已經病廢多年，他那上乘的工夫不能施展，手下威力還够看的，有兩名凶苗野採撲入丹房，全被我們老親主以家力震傷，把他們打出丹房外，不過當時的情形十分危險，襲擊赤霞宮，大約是這次侵入奔奔山金沙谷的匪首萬山王野傑，倘若他再攻進丹房，親主的生死也就不敢保了，幸虧我們一般師兄們，羣起增援，以死力禦敵，更有那位石金龍少師父，以一口劍對付了一般羣苗野採，算是把他們全絆住了，沒容他們侵入丹房和靜室，只是廟裏頭人太少

，衆寡懸殊，那幾內如野獸的苗人們，更難處放火，雖是赤霞宮的魂魂整團，多半是石塊有礙，不易燃燒，可是後頭已有兩處火勢已起，那位金龍師父，叫我們趕緊乘奔金沙谷，因為知道嵩山王鄧傑既然離開金沙谷，號約是有的事，已然生了變化，所以請老師父們趕回赤霞宮避過劫。此時靜虛方丈等一般人急到這裏的報告，認爲嵩山王鄧傑，定然早設毒謀，預爲佈置，才會下手這般快，當時，大家趕緊互相呼應，飛奔赤霞宮。原來這嵩山王鄧傑，此番金沙谷和瀟湘劍客公孫設清算舊仇另具野心，仗着他苗疆上已經有些勢力，他竟把身邊最親信的一般生苗野獸，從苗疆上帶入內地，潛入莽蒼山，嵩山王鄧傑狡詐多謀志謀深算，他知道瀟湘劍客公孫級，和鐵邊大俠洪五龍，頗有淵源，這些年來，凡是在天南一帶行動的綠林，無一不受洪五龍的壓制，不能隨心所欲，任意橫行，所以這次嵩山王鄧傑安排好了毒謀詭計，金沙谷踐約赴會之下，就是不能取勝，只要他本身，不致喪命在金沙谷，他要帶着一般生苗野獸，把東南數省擾他個地覆天翻，先叫或擄遼遼的大俠洪五龍，失去了威望，破壞了他領率羣俠，爲俠義道盟主之力，然後結合東南數省綠林道輩出的人才，在莽蒼山立起塚子寨，號召水旱兩面的綠林，和洪五龍對抗。所以他赤霞宮這種道觀必須消滅，因爲他得知赤霞宮的觀主靜貞，也是武林中早年成名能手，現在雖則閉觀清修，但是對於內地一般行俠作義的能手頗有來往，所以赤霞宮，決不能容他存在，瀟湘劍客，已經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，此番金沙谷踐約赴會，

兩下裏竟沒限定了儘於爲本人一分生死存亡，所以保不定有一般武林能手相助，自己處境先同道伸手幫忙，可不能準操必勝之券，萬山王鄧傑還就最老辣的地方，不虛勝，先慮敗。自己處處先留了退步，這一來，他把所帶來的生苗野獐早行安排，早已在赤霞宮附近一帶埋伏了生苗野獐中最厲害的八個人，全潛伏在深林野草一帶，金沙谷赴會的事，自己倘能得手，立刻用信號通知這伙有力的野苗，叫他們斷赴會人的歸道，可是自己還邊偷邊失敗，立時也用簫笛作信號，令這八名野苗立時動手，侵入赤霞宮，自己也同時跟蹤趕到，下手屠戮赤霞宮的一般道士們，把赤霞宮，付之一炬，使滿湘劍客等一般俠義道，金沙谷總然取勝，也叫他們無立足之地，得退出莽蒼山，他更是狡兔二窟，早已覓好了另一棲身之地。把莽蒼山後山一個奇險之處，名叫盤龍嶺，鐵麻崖，那裏有天然生就的許多石洞，足夠這所統率苗人棲身之地，綽開手在莽蒼山，重行號召綠林，要在這裏樹起萬兒來，作綠林盟主，更仗着自己手下這般凶苗野獐，一個個翻山越嶺，快似猿猴，猛爲野獸，借着他們的力量，在莽蒼山附近數百里內，大肆劫掠，把水旱兩路，商賈客旅，全鎮懾住了，給他們一個極大的威脅，自己的威名立刻散佈開，不愁這個綠林總壇子建立不起來，萬山王鄧傑挾着這種陰謀詭計。所以金沙谷羣雄較技，自己勢敗之下，他竟不肯認收服輸，更不願自己所約請的一般江湖同道的交情和道義，立時自身先行逃出金沙谷，接着預先定下的計劃下手，他這種陰謀毒計，還是真個厲害，任憑一般赴會

的俠義道們，本領多高，也沒防備到他勢敗逃亡之下竟會當時對赤霞宮下這種毒手，孤鴻子蒲清平，瀟湘劍客，靜虛方丈，一塵菴主，三才劍鍾彥，和小弟子，柳如烟一般人，飛撲赤霞宮，玉麒麟洪俊，率領着所帶來的天南的一般莊丁們，也是大隊的飛撲赤霞宮這條道上，孤鴻子蒲清平等，來到赤霞宮附近，遠遠的已經看見，整個的赤霞宮，已經籠罩在黑烟繚繞中，夾雜着一片凶苗野獍那種撲擊喊殺之聲，這種聲勢，頗為驚人，孤鴻子蒲清平頭一個飛身縱躍，直撲赤霞宮的西山牆，靜虛方丈，一塵菴主，一僧一尼，也全把一身的輕身術盡量施展開，以登萍渡水草上飛行的輕身術，翻上廟牆，三才劍鍾彥，瀟湘劍客公孫毅因為丹房和靜室在赤霞宮後殿一帶，帶着柳如烟從後面轉過來，從赤霞宮的後牆往裏闖，這後牆內正是赤霞宮的府房和香火道們住宿之所，這一排矮屋已然燒得房倒屋塌，大約是最先被火燃燒的所在，瀟湘劍客和三才劍鍾彥冒着濃烟烈火，闖進後殿，在最後的一座大殿旁看到三名野苗正圍着一名道士拚命的動着手，那名道士是靜貞觀主的大弟子，法號道明，此時身上已被苗刀連傷了好幾處，在火光照耀下，看到他身上所穿，那件短道袍，後背上已然完全被鮮血所浸，形勢已經到了十分危險，堪堪要死在這三名凶苗野獍之手，這三名野苗中也有兩名被傷的，相貌本就長得十分醜惡，內中有一名，已經滿臉鮮血，如同活鬼一般，可是揮動手中雪亮的苗刀，尚在力戰不退，這種凶殘成性的野人，野性發動之下，真比那山中虎豹還厲害，他們最厲害的是至死不退，瀟湘劍

容公孫毅和三才劍鍾彥一聲怒叱，飛縱過來，那柳如烟，雖然是沒經過大敵，但是看到眼前形勢，正是爲師父盡力的時候，遂也不顧一切生死危險，一揮掌中劍，跟蹤而進，瀟湘劍客公孫毅和鍾彥一撲過來，兩名正在力戰的野苗，竟自反身揮苗刀，猛撲過來，這種野苗，就仗着身輕力大，並且這一般苗人多半是經過了萬山王鄧傑的指揮教練，更稍明白了武功本領的路數，這一猛撲過來，兩口苗刀，分向兩位大俠劈下來，瀟湘劍客和鍾大俠那把他們放在心上，各自一閃身，瀟湘劍客公孫毅掌中劍用了手，推窗望月，知道這種凶獍野苗的力大，一動手就運足了腕力，和那雪亮的苗刀刀身一搭，噲的一聲清脆的響聲，把苗刀給蕩了出去，跟着鐵腕一翻，劍招變化爲葉底摘花，劍身一顫味的一聲已經刺在這名野苗的左肩頭下，這名野苗往後猛一閃身，算是沒把他肩頭下給洞穿，可是受傷也很重，竟連苗刀全拋棄，右手按着傷口，狼狽逃去，撲向三才劍鍾彥這名野苗，也沒走了三招，竟被鍾彥，把他右腕削傷，苗刀打落，這名野苗翻身逃走，三才劍鍾彥往上跟身進步，掌中劍玉女投梭式，這一劍正刺入野苗的後心，一聲慘號，這名野苗竟自撲在地上當時斃命，那小徒弟柳如烟，飛撲向正在和赤霞宮的門下弟子道明動手的野苗背後，從這野苗的背後猛襲過來，背中心劍向他背上猛劈，可是這名野苗，身形十分矯健，苗刀上使的也既賊且滑，柳如烟這一劍猛劈到，這名野苗一個怪蟒翻身，柳如烟這一劍只把他身上穿的鹿皮半臂割破了三四寸長的一裂口子，可是這名野苗身形翻過來，掌中苗刀，

帶着一股子勁風，向柳如烟猛撞下來，這一揮刀要是灑準，只以柳如烟武功火候，恐怕腕力上，先敵不住苗人，掌中劍非出手不可，瀟湘劍客公孫毅，在劍傷了野苗之下，一眼望到柳如烟已經撲過去，公孫毅知道他的火候不足，決不是野苗的對手，可是他這種臨陣不懼勇往直前，實令人可愛。瀟湘劍客公孫毅，腳底下一點地，一個燕子掠波式，身形只離地尺許，飛撲了過去，掌中劍運足了腕力往起一崩，跟野苗那口苗刀迎個正着，噲的一聲，把苗刀蕩起二尺多高，瀟湘劍客公孫毅來得可正是時候，赤霞宮這名大弟子道明，已經勢急力微，筋疲力盡，眼看着就要毀在苗刀之下，不過是拚命的作最後掙扎，救應這一判，最後的一名野苗更被柳如烟這一襲擊，道明在還時竟自狼狽倒退，往後撞出四五步去坐在地上，氣喘吁吁，可是公孫毅這一劍把苗刀崩開，腕底翻出，這名野苗的苗刀被蕩起，他竟猛從後借勢一翻身，這口苗刀被他帶着如同濺風般，從左倒翻過來，反向公孫毅斜肩帶臂劈來，柳如烟，此時見師父的劍到，自己趕緊往旁一撤身，撲奔了負傷坐在地上的道明面前，三才劍鍾彥也趕過來，向這名道明問道，法師傷勢如何，此處不能停留，還是暫行避開爲是，道明此時面色鐵青，却提足氣抬頭看了看三才劍鍾彥和柳如烟，疾促的說道，老師父們不要以貧道爲念，爲是趕緊救應丹房靜室那邊，衆寡不敵，那位石師父和我們觀主，以後受傷送回的，那位秦姑娘可太危險了，此時吉凶莫卜，請老師父們趕緊接應他們去吧，在這裏養話之間，瀟湘劍客公孫毅，現在已經抱定了除惡之心

，手底下絲毫不肯再容情，在這名苗人苗刀斜肩帶臂劈來時，一個潛龍升天，更變招爲大鵬展翅，掌中劍從這名野苗的右臂下擦上來，劍尖把他臂彎削傷，劍身再往下一翻，大鵬展翅往外一展掌中劍，任憑這名苗人身形倒縱得多麼快，這口劍把他的左跨後，削傷很重，負傷逃竄，居然被他翻出了赤霞宮的東北角，從後牆逃去，瀟湘劍客公孫毅擎着掌中劍由這邊招呼了聲鍾老師，叫如烟保護着道明法師暫行遠避到火勢不能連上的地方，我們得趕緊往丹房靜室一帶接應，三才劍鍾彥答了聲，好，柳如烟遂架着這位道明法師趕奔西北角轉過去，一排未被火連上的矮房，公孫毅和三才劍鍾彥從東北角這邊向前面猛撲過來，翻過了最後的一排大殿，這裏一連是兩座跨院，一處是觀主的丹房，一處是繼承衣鉢大弟子所住的靜室，公孫毅鍾彥剛越過靜室這道跨院，只見從東面的牆頭上，一連飛縱下的兩人來，正是靜虛方丈，和一塵菴主，迎着公孫毅鍾彥，一塵菴主先帶着十分憤怒的口吻向公孫毅喝問道，公孫毅老師可望見，鄧傑那個萬惡的狂徒麼，惡魔竟敢下毒手，我那負傷的女徒兒極貞，和你的徒弟石金龍，大約全落到他們手中，我聽得本觀中的門下弟子道玄法師報告，跟着趕到丹房這裏搜尋，果然梅貞的蹤跡不見，石金龍在三清殿後，和那惡魔鄧傑力戰之下，業已受傷，惡魔們似乎知道了我們救摻已到，才擄劫着這兩個多災多難的孩子，退出去的，我們趕緊追緝，不容他們再逃出手去了，瀟湘劍客公孫毅，一聽到這種情形，心似刀扎，一句話不發飛身竄上了已經被火燃燒，呂祖殿，東

山牆角，從房簷下翻上來的火簾，僅僅離着公孫毅着脚處，不過數尺遠，濃烟烈火被風捲得不時撲向他身邊，可是公孫毅此時形如瘋狂一般，因為這裏最高易於瞭望，忍受着烟火的威力，仔細向遠處查看，略一張望之下，見呂祖殿前，有三四名野苗將將的被蘆笛聲喚走，本門下更有兩個道士負傷，這時玉麒麟洪俊已經帶着所統率的一般弟兄趕到，攻進赤霞宮，瀟湘劍客公孫毅回頭向一塵菴主等招呼了聲，惡魔們似乎奔西北退走，我們跟蹤追趕，量還不致叫他逃出手去，瀟湘劍客公孫毅打過招呼之下，立刻奮不顧身，從呂祖殿上，奮身一躍，從一片烈火濃烟上面竄過去，往西山墻殿角一落，再一騰身，已經翻上了配殿，脚下加緊的一連幾個縱身，已經到了西墻頭，公孫毅只顧注意到西北退走的野苗所走的方向，未免對於別的地方就有些疏忽了，脚下才點到墻頭，那知有四名野苗，從前面三灣殿那裏退下來，這火勢是倏明倏暗，一陣濃烟捲起，把火光掩住，立刻是一片黑烟，趕到濃烟衝上去，火簾再湧起，立刻又把四周照得亮如白晝，就在倏然黑暗之下，自己剛要從牆外縱身的一刹那間，身右側竟有暗器的風聲襲到，兩名野苗在兩三丈外，竟自連續發出四口飛刀，向公孫毅的身上打來，這種野苗所使用的這種飛刀，非常厲害，其薄如紙，有七八寸長，他們在苗疆中，重山峻嶺間，追擊凶惡的野獸，用這種苗刀飛打出去，真是百發百中，手法又準確，又勁疾，這四口苗刀飛打過來，公孫毅聽得暗器風聲，斜身揮劍，可是已經晚了一步，恐掌中劍把飛刀磕出兩口，把奔右身旁的可也閃過

，可是奔右肋的可竟自沒完全閃開，這口苗刀竟自在矮身之下，從右肩頭後打過去，右肩頭後竟自被飛刀劃傷的三四寸長，五分深的一道血槽，公孫毅身形一恍，緊自一提丹田氣，算是沒閃下墻下，後面一塵菴主和蒲清平脚一最快，跟蹤趕到，從呂祖殿的西山墻角上，已經看到公孫毅被苗刀所傷，孤鴻子蒲清平和一塵菴主在憤怒之下，更望見那兩名野苗，在苗刀暗算之下，竟自奮身縱躍飛撲過來，想把瀟湘劍客公孫毅置之死地，孤鴻子蒲清平和一塵菴主，一個是三粒鐵彈丸，一個是一掌鐵菩提，全不約而同的相率揚手打出，這種成名的人物，手底下手法勁疾，全是多少年穩健的功夫，兩名野苗焉能再逃出兩位大俠暗器之下，孤鴻子蒲清平的鐵彈丸更是厲害，竟打中頭裏撲上來的，那名野苗左太陽穴，一聲鬼號，栽向牆外，立時送命在鐵彈丸之下，稍落後的一名，也被一塵菴主鐵菩提所傷，仗着打傷的地方不是要害，身形在墻頭上連恍了兩下，依然被他逃出赤霞宮，可是孤鴻子蒲清平鐵彈丸發出之下，身形如脫弦之箭，已到了墻頭，伸手把公孫毅的右臂抓住，忙問了聲，公孫老師，已被苗刀所傷，不要強自掙扎，這種苗刀多半有毒，趕緊隨我來，蒲清平不容公孫毅答話，強架着他翻上一縱，落到墻內，公孫毅此時已覺苗刀所傷處，已經不再覺得疼痛，只有傷處火熱，四週的筋絡全覺的像虫予爬一般，就知道苗刀的毒藥十分厲害，急怒交加之下，幾乎昏去，好在現在凶苗野釋已經完全絕跡，赤霞宮，孤鴻子蒲清平現在是給公孫毅治傷要緊，任憑一塵菴主，三才劍鍾意，醫虛方丈等道

一般人追趕萬山王壽隆，搭救秦梅貞，蒲清平自己却架着蒲湘劍客公孫毅直奔丹房的院內，幸爾是本觀中一般道士們拚命的抵禦，算是保全得靜貞觀主沒遭毒手，孤鴻子蒲清平把公孫毅架進了觀主的丹房，靜貞觀主此時面色也是蒼白異常，此時天色已近黎明，可是丹房中的油燈未熄，燈光在這種時候，發着一种昏黃暗淡之光，孤鴻子蒲清平把公孫毅架到雲床前令他坐下，嘆息一聲向靜貞觀主道：「觀主，我太對不起你了，你這清靜的清修之地，被我蒲清平給你弄個一片腥風血雨，險些把數百年的道觀付之一炬，我在三清教下實在是罪人了，」靜貞觀主向蒲清平作了個苦笑道：「蒲道友，你怎的向我講起這種話來，我的出身來歷，你不是不知，只爲我十餘年前爲仇家所傷，雖是保留得這條性命，活在紅塵中，我的武功本領已經減去了七分，叫我不能不在這種深山古廟，閉門清修，但是我依然沒減去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之念，此番金沙谷會這個惡魔，道友們全是主持江湖正義，除此惡魔，正是我道家積修善功的一件功德事，成敗存亡，原非所計，我也是此中人，難道把眼前這點損失就放在心上麼，仗着教主的慈悲，神靈護佑，沒把這座赤霞宮完全毀在烈火中，只是現在兩個小門下，被惡魔們所擄，貧道尙在默禱着我三清教主的慈悲，早早把他們救出來，那才是萬幸吧，公孫老師傷勢如何，我這裏還有收藏的靈藥，可以治療麼，」孤鴻子蒲清平對於靜貞觀主十分感激，隨也點一點頭道，觀主一切看我們三清教主的面上多慈悲吧，公孫老師爲野苜毒藥苗刀所傷，正是要用觀主的五福

化毒丹，來化解苗刀的毒藥之力，請觀主慈悲，趕緊找出來，免得毒氣內侵，不易救治，果然這種毒藥之力太大，只這短短的時間，毒藥的力量，越發的發作起來。公孫毅已經不像先前那麼神智清楚，已經躺在床上了。還仗着這二三十年來對於內功的鍛鍊頗下功夫，此時心裏還明白，把中元之氣，始終提着，不叫毒氣內攻臟腑，孤鴻子蒲清平趕緊把五福化毒丹給他服下去，把公孫毅的身軀略微翻轉，好在蒲清平深明穴道運用之理，趕緊的把傷口四周的穴閉住了，把傷口洗淨之後，把五福化毒丹化開，傷口上面也敷上一層，此時外面玉麒麟洪俊已經督率莊丁把火撲滅，天光可也就亮了，蕭湘劍客公孫毅，服過這種靈丹之後，經過了半個時辰，連傷口的藥力全行開，蒲清平始終守在身旁，令伺候丹房的道士，找來些棉花乾淨的白布，這時從傷口往外盡自流些紫色的瘀血，這種毒氣已經提出來，孤鴻子蒲清平更把傷口四周盡力的把瘀血毒氣擠了一下，直到見了紅色的瘀血，這才用水洗淨，二次給敷上藥，用布包紮，公孫毅此時神智之清，悠悠醒轉，自己要掙扎着坐起，蒲清平趕緊把他按住着，向公孫毅說道，公孫老師，你要好好的調息養神，不要視同兒戲，此次為毒藥苗刀所傷，若不是守着靜貞觀主面前，有他的五福化毒丹，能够剋制這種毒藥苗刀，公孫老師，你的一切恩怨，恐怕全要等到來生了，公孫毅聽見蒲清平這話，在枕頭上微點了點頭，低聲問道，現在追緝惡魔的一般老師傅們，可會回來了麼，石金龍是我奇門弟子，為師父們的事，以性命殉師之恩義，我倒無所痛惜，最令

我痛恨的是一塵菴主的女弟子秦梅貞，師徒何必相助來在莽蒼山，秦梅貞倘若身遭不測，我公孫毅還有何面目活在人間，現在我又受了毒藥苗刀傷痕，不能親自搜尋緝捕惡魔，搭救一塵菴主的女弟子，我這一身罪孽太深了，孤鴻子蒲清平忙勸慰着道，公孫老師，不要過分以這些事爲念，萬山王艷傑，過去橫行天南一帶，在邊疆上耀武揚威，和公孫老師父對敵結怨，莽蒼山立約相會，我們雖是出頭相助，但是貧道這些年來，歸依三清救下，蒙道祖的慈悲，已經略參道家真理，把我過去那種除惡務盡火性消滅了許多，更兼我師兄蔣長三歸依三寶，他是有夙根有夙慧的人，已深得佛門真諦，時時的對於我這師弟仍是斬不斷的結緣，時時對我加以勉勵，所以我這幾年來，雖然仍舊行道江湖，可是處處於人們自新之路，不願意外造殺孽了，對於萬山王艷傑，金沙谷一會之下。只要他能够稍存悔過之心，不作趕盡殺絕之舉，無論公孫老師怎樣不能容他，我們也抱定了解冤釋怨之心，總要保全他的性命，決不想在莽蒼山，金沙谷就消滅了他，那裏知道這個惡魔，他竟自這麼居心叵測，早已佈置下惡謀詭計，以這種狠辣的手段來對付我們，如果真把石金龍秦梅貞擄劫，這惡魔是自取滅亡之道，貧道實難容他了，惡魔已至惡貫滿盈之時，他雖是逞一時的強梁，也叫他難逃公道，公孫老師只管安心調養傷痕，我們倒要和他作最後的週旋，看看終歸鹿死誰手，說話間聽的屋門外，沙沙的連響了兩聲，似乎有人從高處落下來，跟着丹房門開處，一塵菴主和三才劍鐘彥，走進丹房，孤鴻子蒲清平一看一塵

菴主的神色，就知道事情很是棘手，蒲清平和靜貞觀主，迎待着一塵菴主和鍾彥，一塵菴主面上雖十分淒慘，但是對人的態度上，依然鎮靜異常，却首先問公孫毅的傷勢如何，孤鴻子蒲清平忙答道，仗着靜貞觀主鑿藥丹砂之力，已把毒藥苗的毒完全提出，菴主放心，公孫老師決無危險了，靜貞觀主讓着往裏邊落坐，蒲清平這才問一塵菴主追趕萬山王鄧傑的情形，一塵菴主嘆息一聲道，貧僧萬想不到這個惡魔，竟會這麼安心作惡，他金沙谷赴會之前已有佈置，莽蒼山早已預備下他退身之地，此時出於意外的這麼下毒手，我們事前沒有提防，那會不爲這個惡魔所制，我們跟踪追趕那麼疾，但是這鄧傑惡魔，他完全仗着所帶來的一般形如禽獸的野苗，以不怕死的凶暴行爲，潛伏在退赴莽蒼山的一帶道路上，老觀主和蒲道長請想，我們終歸是佛門弟子，無論到了什麼時候，也得體上天好生之德。豈讓靈情殺戮，這一來，這鄧傑老鬼越發的得逞他毒謀惡計，在我們追趕下在這條道上，雖不是我們赴會時所經之地，完全是林深菁密之地，到處容易潛伏，入東南邊山，南五道嶺已經連傷了六七名野苗，可是鍾老師和貧僧，全幾爲野苗飛刀所傷，這凶苗野猓大約在苗疆已經久受萬山王鄧傑的威脅，他們竟能不顧死活的拚命邀劫，這一來，我們道路既不熟，更被這般野凶阻止，一直的追到了排雲嶺東南一帶，萬山王鄧傑老鬼早已隱匿得無影無踪。一般凶苗野猓也漸漸的退去，我們看到這種情形，決不是時時就能搜尋到這惡魔隱匿之所，所以貧僧主張着只有暫時放手，欲擒故縱，先回轉赤霞宮向觀

主領教這一帶，全有什麼隱秘險峻之所，這莽蒼山，綿延百餘里，真是大海撈針一般，去搜尋他，越發難以下手了，說話間外面有脚步響聲，跟着門開後，靜虛方丈也回轉來，一塵菴主趕緊迎接着，大家請老方丈落坐，靜虛方丈恨聲說道，好厲害的鄧傑，老僧看這個惡魔，他也把死生置之度外，他把手段用盡，從排雲嶺東南一帶，幾個險峻之所，完全埋伏下凶苗野獍暗地潛伏，老僧搜尋到這條路上，正要利用他這種設伏邀劫，好探取他棲身隱匿之地，可是把排雲嶺東南幾處險峻之處過去，一個野苗再看不到，他反把伏穽暗卡完全撤去，這一來當時反不易搜尋他的踪跡了，老衲想暫時退回赤霞宮，我們從長計議，好在他這次所走的方向，完全在排雲嶺東南一帶，我們向觀主和觀中熟識道路的法師們，仔細的把金沙谷附近一帶，隱避險峻之區，探問明白，我想萬山王鄧傑老兒，他手下領率着這麼多凶苗野獍，決不敢離開莽蒼山，他完全仗着山勢險峻，峯嶺連綿，到處能够隱跡藏形，這是他極好的寄身所在，我們把精神略行恢復之後，今日的天氣尙還晴和，倘若晚間天氣不變，在月夜之下，我們大舉搜山，總不會搜尋不到這惡魔棲身的所在，菴主想怎麼樣，一塵菴主點點頭，向靜虛老方丈道，鄧傑這個惡魔，他敢對我們這麼下毒手，我們這佛門弟子也只好大開殺戒了，這時瀟湘劍客公孫毅，在雲床上微欠了欠身，向一塵菴主道，菴主，我公孫毅一身孽重，只爲受師門恩厚，數十年來本師門遺規，行道江湖，對付一般甘心作惡之徒，雖未免有激烈之處，但是行爲上還覺得問心無愧，此次

莽蒼山金沙谷赴會，蒙一般道義之交，慷慨相助，一半爲和我公孫毅的友誼，一半也爲是主持江湖正義，想不到萬山王鄧傑，最後竟用這種下流手段，把石金龍秦梅貞，從赤霞宮擄劫走，這件事實在叫我公孫毅愧對令師徒了，此次若不能把令徒營救出險，我公孫毅實無面目再在江湖道上立足了，一塵菴主慨然說道，公孫老師何出此言，你我同屬俠義道中人，行道江湖，救善良誅惡魔，是我們的天職，公孫老師和萬山王鄧傑，樹敵結怨，又何嘗是爲自身的事，不也爲的是行俠仗義濟困扶危，才和這惡魔結下不解之仇，貧僧也是此道中人，而萬山王鄧傑，以和公孫老師清算舊債爲名，金沙谷定約赴會，可是他另有惡謀，更帶來這一般凶苗野獍，要在這莽蒼山作綠林道的盟主，這種事若是任他得手之下，恐怕將來這東南數省，商賈商旅，安善良民，全要蒙受無窮後患，所以連隱跡天南袁牢山家山嶺的洪大俠全不敢輕視他了，更差派了來青雲山莊的得力弟兄，爲是相助着消滅這惡魔陰謀詭計，爲東南數省除一大害，凡是我們俠義道中人，全應該同申正義，誅此惡魔，我們防範未週，爲惡魔所乘，連赤霞宮全險遭覆滅，這種事非始料所及，小徒秦梅貞，被惡魔擄劫，這也是他災星未退，磨難未消，以老尼全未能保護他的安全，公孫老師又何必抱慚愧之心，現在我們唯有一本初衷，並且也無庸再存什麼顧忌，趁開手對付這惡魔，不把他完全消滅，我們決不放手，貧僧總認爲任憑惡魔如何猖獗，江湖道的正義二字，終歸不可磨滅，公孫老師只管安心靜養，早早的把刀傷全愈，貧僧還盼你仗掌

中劍，和同道們共同誅此惡魔，就是大家之幸了，瀟湘劍客公孫毅聽到一塵菴主一派的主持正義，慷慨激昂，決不以他愛徒生死安危爲念，這種情形，令人敬服，瀟湘劍客公孫毅遂嘆息說道，菴主以道義之交助我公孫毅爲江湖道除此惡人，得盼佛祖慈悲，能够叫令徒早日脫險，就是我公孫毅之幸了，靜虛老方丈一旁說道公孫老師和菴主無須再客氣，我們現在應該先計議着如何下手搜集惡魔寄身所在，金沙谷之會變化得就出人意外，不要夜長夢多，這孽傑老鬼，他此番何嘗不知道我們這般人不容易對付，他也要用盡了手段和我們週旋，我們還要提防着，最要緊的不要叫他離開莽蒼山，貧僧爲認最可慮的，是倘若把石金龍秦梅貞擄劫着離開莽蒼山，遠走苗疆，我們可要費極大的手脚了，這近山一帶的道路，還要向觀主請示一番，靜貞觀主一旁答道，貧僧雖是清修赤霞宮，但是還沒到過多遠的地方，回頭叫他們看看，貧道門下的弟子道玄，傷勢略好，可以叫他詳述後山一帶的山形地勢，因爲他常常到後山一帶採取本山所產的靈藥，往往一出去十天半月才回來，貧道先前頗爲他担心，因爲後山一連有些個毒蛇猛獸，凶惡非常，恐怕他遇到了危險，但是他每次出去，安然無恙回來，本山附近數十里內，無論什麼危崖深谷，高峯嶺，差不多他全到過了，靜貞觀主說到這，向伺候丹房的道士，吩咐他們去看一看道玄師兄，能否行動，就提觀主這裏有話和他講，伺候丹房的道士，去了工夫不大，竟由一名火工道攜扶着道玄，走進丹房。

第三章 午夜搜山俠尼遇奇士

這就仗着赤霞宮所有治傷解毒的靈藥，真有續命回生之力，此時雖則這道玄臉上神色還是黃焦焦的沒有血色，仗着內服外擦，藥力已然發揮了神效的力量，傷疼立止，只不過精神得修養幾天，才能恢復原狀，本觀中當此變故之下，一般門下弟子們，全把自身的安危和痛苦，置之腦後，此時聽到觀主有事相商，所以立即前來，進門之後，一塵菴主靜虛方丈等一般人，全向前慰問，這位道玄法師，對於這場事絲毫不起無故被累之心，對於自己把凶苗野獸包圍之下，被瀟湘劍客等殺散了野人，救了性命，十分感激，反倒向前道謝，大家趕緊請他落坐，靜貞觀主把喚他前來之意說與道玄，這位道玄法師略一凝思之下，向一塵等說道，這莽蒼山，山勢雄峻，後山一帶，尤其道路紛歧，弟子總然口述起來，恐怕老師們也記不起，容弟子把這後山之排雲嶺後一帶，所有我去過一切隱藏險峻之地，我把他畫在紙上，老師父們，再推測萬山王鄧傑和一般凶苗野獸棲身之所，孤鴻子瀟清平忙應道，道玄道友，這麼一來倒好了，遂吩咐道士們預備紙筆墨硯，道玄法師遂就着桌案前，在紙上畫起後山一帶的山勢圖形來，從排雲嶺後起，明顯的道路只有兩條，可是在峯嶺交錯林深菁密間，隱藏着好幾條鳥道，全是很難走的道路，可是通於後山幾處險峻之地，道玄法師把他全詳細的畫出路線來，這幾條道

經過的地方，有什麼特殊的標誌，註解的清清楚楚，半個時辰光景，這玄法師把這張圖畫完，可是因爲在重傷之下，氣力不支，已經累得氣喘吁吁，略微的綏息一下，容大家細看之後，道玄法師更指示着所畫的圖上，幾處最險要之地，到那一帶應該如何的走法，孤鴻子蒲清平，一塵菴主等，全向這位道玄法師道謝了指示之意，請他回靜室安歇修養，這裏大家詳參所畫地圖，幾處險要之地，推測起來，內中以過去六七里地的仙猿谷，青石峯，幾處全是原有許多山洞，那一帶樹木也最多，很可以匿跡潛形，並且萬山王鄂傑所帶的一般凶苗野獍，全是未受王化的野人，他們在苗山上，依然保持着太古生活，穴居野屬，已經慣了，終日裏追飛逐走，無論是冬夏風雨霜雪，什麼樣的天氣，他們全無所懼，所以也不能以平常人來推測他們，所帶的野苗們，以平常人不能棲身之處，他們就可以棲身住下去，由排雲嶺順着東南一條崎嶇難行的小道，經過兩處須要攀藤附葛，才能過去的懸崖峭壁，再過去一片陰森的深谷，偏着正東一處叫盤龍嶺，鐵鷹崖，據道玄法師說，當年大約有大幫的山民在那一帶住過鐵鷹崖下，順着山壁淨是些石洞，不過那地方凶險異常，那些個石洞經過年深日久，反作爲野蛇猛獸盤據的巢穴，自己在一年前採藥經過那裏，險些爲野蛇所傷，更有幾頭極大的金錢豹，也隱匿在崖下的山洞中，總然有武功本領，倘若行跡上過行放肆，爲那凶殘力大的金錢豹所包圍，恐怕不易逃得活命，偏着正南，從鐵鷹崖旁邊過去不遠，有一處極大的山澗，長有百餘丈，那山澗的上面，橫着一

道大嶺，名叫接天嶺，上面的情形，竟不像後山所有一切凶險之地了，嶺上有數十畝大的平坦山頭，上面有千百年遺留下來的蒼松古樹，更長着些奇花異草，因為野獸不能上去，只有些飛禽野鳥，在那遮天蔽日的樹林間棲身，那也是一個極好的地方，像萬山王鄧傑所領率的一般野苗們，仗着力大人多，略設佈置一下，就可以據險以守，敵人再想追緝上接天嶺，恐怕不大容易，因為那種地方，只有四五名凶苗暫且守着，就不容易闖上去，大家對於這張地圖仔細參詳之下，認定了這三處全是萬山王鄧傑容易盤據的地方，只有向這三個地方下手了，大家計議已定，只把遺囑圖，重畫了兩張，預備搜山時，分路後，各自帶一張，以便隨時查看，因為地圖雖然畫的很詳細，但是身臨其境的論進這種沒有人跡的地方，極容易把道路走錯，所以要力加謹慎，趕到傍晚間，玉麒麟洪俊遣一天的工夫，帶着青雲山莊是弟兄們，把金沙谷一帶又重行搜索了一下，鄧傑和領率的凶苗將蹤跡渺然，趕到了晚間，孤鴻子瀟瀟平，和薛虛方丈一塵菴主彼此一商量之下，今夜大舉搜山，萬不能把赤霞宮再置於不顧，揣情度理，萬山王鄧傑決不能捲土重來，可是決不能不提防了，彼此計議之下，請三才劍鎖彥，鍾老師留守赤霞宮以防意外，更令玉麒麟洪俊，把青雲山莊的弟兄挑選出三十名來，也分爲三路，歸一塵菴主，孤鴻子瀟瀟平帶領着前去搜山，其餘的弟兄全在赤霞宮一帶防守，更令玉麒麟洪俊分派着，幾名慣於翻山越嶺的弟兄，從排雲嶺一帶這三路入山的道路上設防安卡子，這時可以從這三路的人分

頭呼應報信，以便那一路發現賊踪，立刻以信號通知其餘的兩路往一處集合，以便力盡易於集中，好共同對付鄧傑這個惡魔，和一般凶苗野獍。這麼分派好了之後，在起更時，靜虛方丈一塵菴主孤鴻子蒲清平每人率領青雲山莊的十名弟兄起身，離開了赤霞宮，從五雲峯翻過去後，一直的撲奔排雲嶺這條正路，當晚正是中元節，天氣還好，月色正明，碧空萬里，皓魄當空，照得山林樹木，到處裏一片清輝，來到排雲嶺上之後，再往前走，就是奔金沙谷的那一段山道了，這三位風塵異人，從這裏立刻分手，靜虛方丈率領青雲山莊十名弟兄，撲奔接天嶺搜尋這一路，孤鴻子蒲清平也領率着十名弟兄，探查搜尋盤龍嶺，飛鷹崖這一來，一塵菴主帶着十名弟兄撲奔仙猿嶺這一帶，青雲山莊所帶來的這般弟兄，在哀牢山青雲莊是久經訓練，全和這般兇苗野獍有一樣的本領，全是慣於翻山越嶺，身形矯健異常，每人是一口鋒利的短刀，一壺箭一張弓，更有棉繩套索，和那苗人所練就的手法，一般準確，更能仗着這種棉繩套索翻懸崖峭壁，不能着足的地方，他們到了那種險峻難走的地方，竄縱術沒有多大的本領，可是把這一盤棉繩套索拋出去，拋到三丈外多高的地方，無論是突起的山石，或是在山壁上的野樹，立時被前面的繩圈套住了，這種繩圈作就了的如意扣，手底下微微一抖這邊的繩頭，那繩圈立刻把所套着的地方勒實了，比起江湖夜行人所用的飛爪百練索還牢固，立刻緣繩揉升，眨眼間到達了繩索的盡頭處，把身形貼在山壁上，把繩索摘下來，繼續的往上拋去，三四千丈的懸崖峭壁，用

不了一個時辰，立刻能翻到上面，這種功夫在哀牢山中，全是訓練多年，此時這三賊風塵異人領率他們，繞着金沙谷後分路之處，隨各施展開輕身術，這十名弟兄竟能緊自跟蹤，走在這種崎嶇山路上，如履坦途，內中單提一塵菴主，和蒲道長靜虛方丈分手後，按着地圖指示的道路，往前淌下來，更囑咐所帶來的十名弟兄，都要分散開，沿途上隱蔽着形跡，一塵菴主在前面開路，仗着沿途上越走越荒僻，到處裏盡是多年古樹，和叢叢的荒草，一塵菴主時時提防着鄼傑所領率的兇苗野獍們，在這一帶下暗樁，這種道路雖說是有地圖指示，可是十分難走，有的地方就不易辨查，這種荒涼的形勢，從金沙谷後出來有四五里，一塵菴主時時的翻到峯嶺高處，向前途上查看敵人的踪跡，可是這一帶從高處望去，峯嶺起伏，更被那一帶的參天古樹，和掩蔽着道路的一人多高荒草，擋住了眼光所看的地方，每經過一個地圖上有名目的所在，仔細辨別清楚了，再往前進，青雲山莊這般弟兄，一個個勇猛異常，隨着一塵菴主已先到後山一帶極險峻的地方，一個個精神振奮，翻山越嶺幫助着一塵菴主探查搜尋，一塵菴主估量着從金沙谷已經走出有七八里的山路來，算計着已經離那仙猿嶺不遠了，所經過的地方越走越險峻難行，簡直找不出正式的山道來，翻過一處處的峻嶺高峯，又往前淌出有二里多路，一塵菴主向身後所帶的十名弟兄打招呼，叫他們仔細留神，腳底下要放輕了，因為按着眼前形勢看來，已經到了仙猿嶺附近，這一帶形勢險惡異常，正從一道山嶺上橫穿過來，在林頭上是一排亂松林，

橫走着道路，幸爾道玄法師對於這一帶的地勢山形，說的還詳細些，穿着嶺頭這段亂松林過去，往下走出三四十丈長的斜坡，再往前就是仙猿嶺下，一塵庵主頭一個輕登巧縱，把背上背的劍已經撤到掌中，所有青雲山莊十名弟兄也各亮了兵刃，緊握着鋒利的短刀，隱蔽着身軀隨在一塵庵主身後，穿過這片亂松林，眼前是條往下走的崎嶇山道，山道上也全是兩三尺高的野草，和那牽衣絆足的荆棘藤蘿，這種道路道在白天全不容易着足，這一個深夜間，雖則有月色，可是依然步步是危險，貼着山邊隨着斜坡山道，是一片起伏高下的山崗，靠右邊却是一段亂石坡，只有往前順着這越步越矮的山坡下去，別無道路，往前看到了這條斜坡下的山道下面，顯得陰沉黑暗異常，因為起身時很早，雖則走了這麼遠的山道，但是月還升到中天，月光正被一道高嶺所擋住，嶺下一帶，雖則是可略辨出形勢來，一陣陣山風起處，林木蕭蕭，靠下面黑暗之處，因為地勢較矮，遍地是野草叢生，在那草叢間時時的發出燐火之光，時時閃動着更顯得一片的險森鬼氣，一塵庵主向弟子們打着招呼，全十分戒備着，輕登巧縱，順着這條深草沒歷的斜坡山道，直翻到下面，下面雖然形是一段平原，可實是一處盆地，除了迎面高嶺遮斷了道路，右邊那片山崗，也是越往前越高，和仙猿嶺相接，右邊那片亂石坡却通着一道乾涸的大澗，這大澗也有二三十丈深，尤其亂石坡這一帶，是被多年山洪沖下來的碎石堆成，只要往上面一着足，石塊立刻翻滾，你想停身全停不住，非墜入山澗不可，一塵庵主首先到了下面這段平

中的盆地，可是下面這種野草長得高與肩齊，沒有一點道路，相鄰着對面的山地，雖六十餘丈遠，但是只要往前走，得分撥着野草，一步步淌過去，才可以直到山壁下，一塵庵主就知道此行是徒勞往返，仙猿嶺下是陰沉黑暗，決不像有什麼人在這裏匿跡潛蹤，自己分撥着野草，時時要防備着潛伏在草內的蟲蛇，趕到漸漸的到了仙猿嶺下，一打量這山壁一帶，貼近山壁下，所看地上一人多高荒草，似乎經過人剪除，靠近山壁五六丈地方，地上只生着尺許高的野草，還夾雜着許多叫不出名目的山花，山壁上也有幾處洞穴，可是全是黑洞，絲毫不見一些有人住過的跡象，這時一般弟兄也跟蹤趕到，分散在一塵庵主的背後，一塵庵主正在抬頭壓劍查看之間，突然的看到迎面山壁離着地有丈許高的石洞口，竟有一條黑影微閃了一下，一塵庵主目光銳利，可是這條黑影一閃即逝，那石洞門口，依然靜悄悄，死沉沉，半晌沒有異狀，一塵庵主十分驚異，認爲自己決不是眼差，分明是有人在洞口一恍，難道這種地方會有人住到這裏麼，雖則發現黑影閃動，惴惴度理，決不會是萬山王野傑，因爲他領率的一隊凶苗野獸，他只要棲身在這裏，恐怕從那段斜坡入口處，就早已令野苗們暗中襲擊阻擋，不會容自己和十名弟兄侵到近前，一塵庵主想到這途向身後隨行的弟兄要過了一支千里火，一塵庵主吩咐他們仍然在這一帶潛伏守候，不可往山壁前欺近了，自己偏要把這山壁上的石洞查看一下，把千里火取到手中之後，先把遺支竹管放到右肋旁所掛的香袋內，一塵庵主左手一壓劍，腳下一點地騰身而

趨，窺到山麓的近前，拾頭瞧一張簷之下，見這石洞附近，有三四尺寬突露的岩石，足以落腳，往起一翻身，一塵庵主已經輕輕落在了山壁上面，可是也加着十分的謹慎，身形先往石洞旁做一翻身，用掌中劍封住門戶，提防着意外變故，側耳往裏面聽了聽，這山洞內絲毫沒有別的聲息。伸手把香袋裏的千里火取出，把竹管退下來，把千里火挑着，先向石洞門一帶照了照，一塵庵主一看山洞口的情形，就知是這裏常常有人出入了，因為入口處，地上絲毫沒有野草，地上平滑乾淨，一塵庵主一手壓着劍，一手挑着千里火，往石洞中探身先照了照，見這石洞口內，寬有五六尺，高處是將將的容一個人出入，入口處形如一道長衝，深有丈許，一塵庵主執着千里火，輕着脚步走進洞門，走到長衝盡頭，這石洞竟是往左折轉，一塵庵主仔細聽了聽，裏面沒有一些聲息，放大了阻的往左一轉，眼前一亮，裏面竟有燈光，起情向左轉過，竟是一個兩丈見方的石室，迎着門在地當中有一枝石筍，頂端鑿成一個鉢形，作為燃燈之具，裏面注着松脂油膏，火捻子燃起三四寸高，不但沒有油燭子氣，反到有一股子松子清香，靠後牆一架石床上面，放着張厚的軟草，軟草上面另放着個棕蒲團，石牆上掛着一口長劍，尺寸極長，劍鞘顏色形勢上顯然是口古劍，在石床旁更有一個石墩，上面放着一隻鐵香爐，後面放着一個草墩，靠壁角更有一個石案，上面放着一部經卷，和一份茶具，石洞中雖看不到透光之處，可是絕沒有霉濕之氣，一塵庵主把火棍子攏起，看到洞中一切情形，知道這定是一個隱跡深山絕

頂的另外人，此人住到這種地方，絕不是庸俗之輩，自己身為掌衡山派的掌門人，現在既已判明絕不是惡魔萬山王鄧傑匿跡潛蹤之所，就不該再流連下去。一塵庵主意念一動，才待移轉身，就覺得背後一陣微風來得突兀，一塵庵主右腳趕緊斜着往右一上步，左腳隨着斜轉身，一撒掌中劍，却在自己面前向外一揮，這時却聽得一陣笑聲，一塵庵主定睛看時，只見面前却站定一個奇怪無比的道人，看年歲總在七八十歲，鬚髮花白，可是形如亂草，蓬蓬着多時未經梳洗，兩眼却瞎了一隻，只有右眼在深陷的眼眶內發着異光，臉上麻子全是黃豆大的凹坡，兩隻翻鼻孔，一張血盆口，身上穿着藍布道袍，不知有多少年沒更換，已經成了深色，只是左邊的袍袖在一擺動走間已看出沒有左臂，一塵庵主看到這形容醜怪的道人心中一動，暗中想起一人，難道是他麼，這時醜道人却在怪聲怪氣的向一塵庵主道：「原來是位大師，貧道躲到這種荒山絕頂，大師竟會找上門來，不知有甚麼事賜教，大師請你爽快說出，不要自誤，幸而我那夥伴大蒼二蒼尙沒回來，倘若他兩個守在洞中，大師你只怕不會這麼容易任意出入吧」，一塵庵主此時看出怪道人絕無惡意，把掌中劍交到左手倒提着，右掌打着問訊向怪道人施禮道：「貧僧冒造他居，實有不得已之苦衷，貧僧乃……」這個乃字才出口，耳中突聽得洞門轉角那裏隱發異聲，似一種野獸的吼聲，一塵庵主一抬頭，只見從洞門裏的竄進兩隻火眼金睛的巨狼，向一塵庵主撲來，一塵庵主肩頭微向右一恍，身形已縱到石床前，喝聲：「孽障敢逞凶找死麼」，這時

那怪道人咧着一張血盆口反嘻嘻的怪笑，兩頭巨猿還在發着怒吼，要二次猛撲，這怪道人才喝聲：「大蒼，二蒼，怎麼越活越沒有靈性了，難道喚不出是佛門弟子，和我們有香火緣，身上雖有血腥氣，全是誅戮惡人所沾染，規矩些，你們惹翻了人家，七七四十九手伏魔劍足把你兩個擊障了却。」這兩頭巨猿好像似懂的他主人的話，竟自往後退到了石壁下蹲在那裏，怪道人這才向一塵庵主稽首道：「大師，這兩個畜牲追隨貧道已近十年，倒還能忠心護主，不負我豢養之恩，想起貧道當年授徒傳藝，所遇到的那喪盡天良忘恩反噬的孽徒，真是人不如獸了，大師莫非是衡山玉清庵掌門人，以一口利劍行道江湖，七七四十九手伏魔劍，雪盡人間不平事的一塵庵主麼？」一塵庵主聽他竟道出自己的來歷，越覺所料不差，遂也打着問訊道：「道友的慧眼救貧僧佩服不盡，貧僧見聞淺陋，只是在二十年前就聽得江湖上傳聞着有一位玄門修真羽士，全稱他作天缺道人，姓魯名玄通，練就一身軟硬輕的功夫，天性嫉惡如仇，以掌中一口青虹劍威鎮江湖，凡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，遇到他手中的沒有一個逃出來，他青虹劍下，更聽得這位玄門道長，在滇邊曾經單劍誅羣醜，力降海盜赤鬚龍朱彤，揮劍凌波伏海盜，銀丸倒洒滿天星，這兩句話傳遍了滇邊，今夜貧僧看到道友，忽然想起這位江湖異人，風塵俠隱，道友莫非就是這位老前輩？」這位怪道人哈哈一笑道：「大師你真是舌燦蓮花，怎的這麼當面來恭維我這野道士，不才就是大師所說的天缺道人，不過絕沒有那麼大本領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三清教下的

弟子而已，我若有那麼大本領，又何必在這種荒山寄跡，我早就効那袁牢山洪大俠作俠義道的盟主了。大師你說是不是？」說到這用手一指那石燈旁的石墩，向一塵庵主道：「大師，我這野道人荒山寄跡，石洞中聊避風雨，實不是待客之所，大師何妨小坐一談。」這時一塵庵主忽見那兩頭巨猿倏然起立，火眼金睛，注視着內洞門，那情形就要往外縱，一塵庵主一看這種情形不好，自己所帶的十名莊丁尙隱伏在附近，這兩頭巨猿一出去定要傷人，忙向這位天缺道人說道：「貧僧夜入仙猿窟之意，少時定當詳告，只是貧僧尙帶來十名莊丁埋伏附近，請道友不要教這兩隻仙猿出洞才好。」天缺道人哈哈一笑道：「大師只管放心，這兩個畜生尙還知道辨別善惡，大師所帶的人若是心存惡念前來，早被這兩個孽畜驅除了，不過貧道這石洞却輕易不準任何人窺視，怕是因爲大師進來的工夫略大，他們要入洞察看吧。」一塵庵主點點頭道：「道友說的是，待貧僧囑咐他們稍待。」一塵庵主趕緊的走向石洞外，自己才一出洞門，只見這段岩腰下面，竟自有四名莊丁撲了過來，一塵庵主趕緊打招呼道：「弟兄們，只管對面林中安心等候貧僧，這裏無意中遇到了一位隱跡仙猿嶺的武林前輩，貧僧向他請教一二，這就出來，這位異人所養的兩頭巨猿十分厲害，你們實招惹不得。」青雲山莊的弟兄們，實因爲塵庵主，入石洞好大工夫不聞聲息，這種深山古洞甚麼奇禽猛獸全有，恐怕庵主遭遇到意外，所以推舉了四名身子特別矯健的，要入洞探查接應，此時看到一塵庵主安然無恙，這才放了心，立刻答應了。

響，各自返身倒縱，落入對面林中潛伏等候。一應庵主這才回轉洞內，向這位天缺道人說道：「道友，這兩隻巨猿好生靈慧了，貧僧所帶來的弟兄，這並沒到洞門前，方才到了岩腰下，他們竟自覺察了。」天缺道人微笑着點頭道：「貧道年來日漸衰朽仗這兩隻巨猿保護了殘生，大師遠蒞莽蒼究爲何事，貧道自從卜居這仙猿嶺以來，很少有人來往，不知道友此來有何賜教呢？」一應庵主因爲從和他一見面，從他口風中聽出自己此次夜探仙猿嶺的舉動，他似乎已經全知道了，索性把事實真相全向天缺道人說了一番，更請他指示一切。天缺道人向一應庵主道：「大師掌南嶽衡山門戶，爲武林中最受愛戴的佛門弟子，貧道寄身草野，過去三十年來，奔走風塵，也曾追隨一般俠義道之後，對付那一班日吮黎民百姓膏血的貪官惡吏、土豪劣紳，更因爲貧道嫉惡如仇，火性太暴，對於惡魔們下手過辣，一班劍下餘生的安心禪復，他們結合了一千死黨，晝夜的圖謀我，非把貧道置之死地不肯甘心，貧道也自知殺孽太重，瓦礫不離井口破，早晚怕要跌翻在他們手內，自己在決意撒手紅塵之下，還是要給一班圖謀我的惡徒們一個警戒，這才把這一班死黨誘到十二欄杆山，惡魔們却也真個够厲害的，他們竟自佈下了層層羅網，大師你一定知道那十二欄杆山最陰最著名的是回頭崖，吳天嶺雲柱峯，只這三處惡魔們竟埋伏了七層暗樁，全是打暗齋子好手，我那時到了十二欄杆山最高處雲柱峯頭，這廬山峯一個月倒有二十多天雲封霧鎖，看不見峯頭的形狀，彼時貧道逃到那種絕地，按理說不啻置身死地，

可是我不那麼冒險絕不會把我那幾個勢難兩立的硬對頭全數聚殲，敵人認爲我孤掌難鳴，莫說早晚是逃不過他們暗算之下，就是把雲柱峯四週把守住，餓也把我餓死了，孽障們打就了如意算盤，可是貧道這個殘廢人由不得他們算計，我命付於天，豈是宵小們所能任意生死，貧道在雲柱峯頭，露宿風餐，以松子野鳥作食糧，和惡魔們僵持了七日七夜，我絕不想突圍，在七日夜中已把敵人的佈置察看的瞭如觀火，貧道故意叫他們一時不得安息，任憑他是鐵打漢子也禁不住七日七夜不眠不歇，貧道仗着師門所學的縮形卸骨法，從他們認爲絕不是一個活人能通過的一個峯腰洞穴中，暗襲入惡魔們伏守之處，一個時辰內，貧道把其中最厲害的對頭西川五鬼打傷了兩個不能行動，以鐵琵琶手一掌把西川五鬼中，首惡活喪門馮蘆鬘死，我依然退爲雲柱峯頭，貧道在第八天的午夜，把雲柱峯後面相度好了，殲敵之處佈置好，這才明張旗鼓，仗劍突圍，惡魔們早把銳氣消滅掃盡，可是看到貧道要突圍而走，焉肯罷休，立聚羣醜，全力圍攻，貧道一口利劍對付二十餘名惡魔，終於把這羣醜類引到大澗旁，貧道以玄門九宮八卦誅魔劍術，把這羣惡魔們逼得一個個墜入通天澗內作了澗底遊魂，只有兩個元凶四名羽黨逃出通天澗，十二欄杆由這一個惡魔仗，竟自了却了十七名江湖積盜，貧道以殺孽過重，雖是微倖保得這條蟻命，終非了局，決意不再和這班惡魔們廝纏，來到莽蒼山找到這麼個人跡不到之處，在三清教祖神位前竟下誓願，從此封劍閉門，不再和江湖道上作牽纏，只和我這兩個披毛鬚掌，頗通

人性的大蒼二蒼作伴，埋骨仙猿嶺終了我一生而已。」天缺道人說到這，忽的雙眉往一處一門，忽然一聲冷笑，更從鼻孔中哼了一聲，繞口濃鬚却忽的扎撒起來，咧着一張血盆口向一塵庵主道：「大約也是貧道過去殺孽太重，天不容我逃出是非場，竟自有我的冤孽債找上門來，南海天鷲幫匪首龍頭朱老義是貧道當年十二欄杆中所會勁敵之一，前夜大蒼二蒼爲得討厭嶺頭，忽然來了幾隻梟鳥，叫得刺耳，他兩個飛登樹頂追捕驅逐，不料和我這冤家對頭相遇，大蒼二蒼從來不肯無故傷人，並且他也不敢遠離仙猿嶺，這次和朱老義相遇，他竟仗着三絕弩的利器，把二蒼的左臂打傷，這兩隻巨猿任憑貧道怎麼管轄的緊，終歸是披毛帶掌的野獸，這兩個東西竟拚死的要報一弩之仇，在仙猿嶺動手之後，那朱老義仗着齊着門下的徒弟還有四名邊外的苗人維護，大蒼二蒼竟奈何他不得，可是暗中趕緝，竟發現他們匿跡在金沙谷，回來向我報警，貧道這才發覺有綠林積盜萬山王艷傑，在金沙谷分生死存亡，邀來一班綠林同道，興風作浪，貧道本不願再惹牽纏，可是這兩個孽畜竟不肯干休，兩次去金沙谷尋朱老義，反把這個惡魔，引上門來，竟被他查出是貧道隱居在這裏，只是金沙谷萬山王落了下風，一班被約的同道，幾乎被他所毀，羣盜退出金沙谷之後，萬山王艷傑另有惡謀，他在未入金沙谷之前，已早覓好盤龍嶺鐵鷹崖的巢穴，他竟率領一班兇苗野獍佔據盤龍嶺鐵鷹崖，這個惡魔居心叵測，此番他安心要在蒼蒼山立塚子窰，只要容他綏開手，他把南嶺一帶完全佔據，有這班不怕死的野人供

他懸仗，只要惡獸立住脚，實爲這附近數百里內未來大患，大師和一班俠義道還是即早下手，誅惡魔即是保善良，貧道情未能爲大師們稍效棉薄，大師既是和同道們分路而來，想他們或已搜尋到鄧傑的蹤跡，大師如要與一同搜敵的會合，貧道可以指引一條捷徑，無須多走回頭路了。」一塵庵主聽天缺道人把話說完，知道那天鷗對龍頭朱老義和鐵指神砂辛子翼全隱伏在附近，要和這玄門羽士較量高低，知道這兩人終歸是落個毆羽而去，天缺道人話風中分明不願自己在此多留，現在他既然有指示自己抄捷徑趕奔鐵鷹崖無形中就是幫了大忙，遂向天缺道人致謝告辭，天缺道人却先向那兩頭巨猿大蒼二蒼一揮手，這兩頭巨猿在洞壁下已等的不耐煩，巴不得主人教他們出洞，正好去搜索強敵，大蒼二蒼聽的相繼竄出石洞，一塵庵主和天缺道人也走出石洞，這時一塵庵主所率的青雲山莊十名弟兄見全從對面樹叢中竄出來，一塵庵主站在峯腰石洞前向弟兄們吩咐，仍然要小心着萬山王鄧傑的羽黨，判處潛埋暗算，隨在我們後面，好撲奔鐵鷹崖接應孤鴻子蒲道長。」弟兄們答應了聲，這時天缺道人在一旁招呼道：「大師，你看，從這裏順着東南那段火石岩過去，再過了飛雲嶺，穿過亂松坡，黃花園就可看見鐵鷹崖的危崖一角了。」天缺道人說到這，忽的帶着驚詫之聲，回庵主道：「怎奈飛雲嶺一帶的天空似有紅光，難道有人在這一帶全安了浮屠不成？」天缺道人口中這麼說着，可是不等一塵庵主答話，一抖右臂的袍袖，身形竟自往上拔起，從自己的石洞門前，向上拔起，一塵庵主側轉身向上察看

時，只見這天缺道人竟在這樣窄狹的峯腰，施展這種輕身術，雖則只騰了一條胳膊，可是依然能運用內家上乘本領，這時天缺道人已騰了一點黑影在嶺腰上倏起倏落，眨眼間天缺道人的蹤跡已失，一應庵主靜立在這裏等候着，工夫不大，天缺道人竟從上面翻下來，輕飄飄落在庵主身旁，向庵主道：「大師，這萬山王鄧傑真個惡孽，我看孤鴻子蒲道長定已淌到鐵鷹崖了，黃花崗一帶的火光，正是這惡魔令那凶如野獸的苗人哥羅們佈的疑陣，那一帶有好幾處深淵絕崖，只要步向有火光之處，非失足墜入深淵不可，就是具好身手的，也容易走入迷途死地，我看這鄧傑這魔佈置或許還有令人難防的詭計，大師隨我來，貧道把大師送入鐵鷹崖，甫令大蒼二蒼把他所佈的疑陣除去，教他也認識認識這莽蒼山不是任他猖獗之地。」一應庵主聽到孤鴻子蒲清平或許已然淌到鐵鷹崖，鄧傑既在那裏蹤跡潛蹤，靜虛方丈定然也撲了空，生恐孤鴻子孤掌難鳴，所以趕緊向這位天缺道人打着問訊道：「那麼就請道友指示迷途，賜以南針之助吧。」天缺道人答了個好字，這次却不再往洞門上嶺腰上翻，一飄身落在嶺根下，順着仙猿嶺往東穿着一處處叢林茂草踏石地上的荆棘山籬，走出有二三里，走上一段極險的崎嶇鳥道，天缺道人時的回頭看這所帶的滾邊健兒，恐怕他們失足或是落後過遠，可是這十名弟兄一個個翻山越澗，身形輕快異常，居然能够跟上了這一尼一道，天缺道人一邊走着，一邊向一應庵主道：「這就是火石崖，翻過這三四十丈斷崖就是飛鷹窩了，袁半山青雲山莊這班健兒真個難得，洪大

俠果然教導有方，手底下的壯丁就能這般好身手，這真是盛名之下無虛士了。」一塵庵主隨口答道：

「洪五範近年來在哀牢山根基已固，可是也有一班仇家時時想動他，不過是徒自取辱而已，不過洪大俠却不敢輕視了那些敵人，青雲山莊防衛十分嚴厲，聽說外人想入青雲山莊，不經過許可事先派人接引，恐怕不容易進去吧。這一班弟兄全是在哀牢山經過多年教練，所以個個全有一身特殊的技能，和苗山上的苗人鬥不差上下呢，說話間天缺道人已竟引領着走上一處極險的地方，天缺道人向一塵庵主低聲招呼道：「大師你看在前面那黑沉沉高聳天空，排天插雲的正是鐵鷹崖的最高峯頭，上面有黑影不時閃動，大約是鄧傑老兒派着他的黨羽在那裏把守瞭望，大師你可要留神，這一帶定有伏椿暗卡，這般苗人飛打出來的苗刀可十分厲害，這天缺道人低聲說話之間，驀然向一塵庵主喝了聲：「趕緊閃避」，就在天缺道人話聲未落之間，相隔兩三丈外林木間，唰唰連響，跟着竟有兩條箭，三口苗刀，帶着風聲往正面和左側，向天缺道人和一塵庵主身上打來，這位天缺道人一聲怒叱，只見他只把那右臂的肥大道袍一拂之間，兩口苗刀一支利箭已經被打飛，可是這位天缺道人隨着身軀往起一聳，如一縷輕烟，竟向左邊一段懸崖峭壁上撲去，相隔着三四丈遠，這種向上猛撲真是危險萬分，這位天缺道人身軀一撲到懸崖上面，那荆棘亂草間徒然刷啦一響，兩個身量高大的苗人，各持一口雪亮的苗刀，竟向這位道人猛劈，這在武功稍差，本領稍弱的人，定要遭到毒手，被苗人砍下懸崖，可是這位天缺

這人似乎早已防到，身形一撲上去已經發出劈空掌力，他這一隻獨臂已經練到火候純青，掌法十分厲害，人沒到掌力先到，竟把對面偏左邊一名野苗，用掌力震的身形一恍，摔下懸崖，可是右邊這個苗人，這口苗刀已經落下來，竟向天缺道人的右肩膀上砍來，可是天缺道人已經左脚找到了懸崖上突起的一塊危石，肩頭猛往左一恍，已經用右臂以劈琵琶單掌之力，把那名苗人也打下懸崖，可是竟在這時相隔天缺道人停身之處再往上六七尺高，趕情還潛伏着一名苗人，他在這時見兩個夥伴已被打下去，他竟一聲怪叫，把他手中所執的一桿鏢槍，變手倒提着，照着天缺道人身上猛截來，這一鏢槍來得非常突兀，就連天缺道人也沒想到上面還有苗人看守，身形猛往左用力一閃，右臂往上一穿，竟把苗人還桿鏢槍抓住，可是這名苗人，力大無窮，他竟自順勢猛然變手把鏢槍用力一送，想把天缺道人一個個猛勁截下懸崖，天缺道人也是暗中用力，把鏢槍往上一送，兩下的力量全算用足了，天缺道人還像右臂雖則有千斤的臂力，可是脚下所登的這塊危石竟吃不住力了，叭叭的連響之下，腳底下這塊石塊已經登碎，就在身形往下一閃之間，一處庵主此時也撲到迎面一段高起的山道上面，那裏潛伏着兩名野苗，被一處庵主撲上去打傷了一名負傷而逃，另外一名，却被青雲山莊的弟兄。一連放了兩支冷箭也把他射傷，一處庵主動手時，和天缺道人相差沒有幾許時間，就在兩名野苗逃走之下，一回頭，見天缺道人脚下失利，身形就要倒栽下來，一處庵主因為這位道友也是俠心義胆，熱心相助，若是叫他

在這種地方遭到苗人的毒手，自己太對不過朋友了，一塵庵主才待要施展燕子飛雲縱的輕功撲上去挽救這個危局，身形才往起一縱，耳中已聽得一陣猿鳴之聲，兩條黑影像箭頭一般，竟自撲上了懸崖峭壁。

第四章 魔消難滿龍鳳證良緣

一塵庵主因爲相隔天缺道人有六七丈遠，騰身而起，勢必在中途一換式，才可以撲到天缺道人身旁，就在往峭壁下一着足，可是那兩條黑影已經撲上去，正是大蒼二蒼，一個落到天缺道人身旁，把天缺道人背後的絲縑抓住，往上面撲去的正是大蒼，一夢巨掌，已把那野苗苗抓住，一聲長嘯，一塵庵主因爲這兩頭巨猿已經救應，腳下一頓，那巨猿大蒼，竟自把那名野苗苗高舉着，向懸崖下擲下來，砰的一聲，竟被摔的骨斷筋折，腦漿崩裂，這名野苗苗竟立時斃命，天缺道人和二蒼同時也翻下懸崖，那大蒼竟還在上面盤藤附葛縱躍如飛的搜尋，一塵庵主趕緊向前道：「道友，受驚了，」天缺道人哼了一聲道：「想不到這班兇苗野獠竟會這麼厲害，貧道看到這種兇暴的野人留人莽蒼山，焉能袖手不管，我倒要隨着庵主見識見識這箇惡魔孽傑，問問他是何居心。」說話間大蒼已從上面翻下來，因爲把懸崖峭壁搜尋一遍，再沒有野苗潛伏，一塵庵主聽到天缺道人的話，暗中欣幸，約此人相助，定能剪

除惡魔，把石金龍秦梅貞救出虎口，那知道就在才要往前闖這段險峻的山道之間，突然那二蒼一聲吼叫，似乎十分憤怒，他竟從天缺道人身旁飛蹤起，直向身後六七丈外一段山腰撲去，那大蒼竟也在略一查看之間，向天缺道人連吼了兩聲，他也縱躍如飛向這段懸崖峭壁上猛撲去，這時一塵庵主和天缺道人，全向二蒼所去的方向查看，只這剎那間，巨猿二蒼已經到了山腰上邊，趕情那裏另有一人潛伏，被二蒼發覺，這時那二蒼一欺近了，那人已經動上手，可是那人身形十分輕靈巧快，手中也沒拿兵刃，漸漸的在忽進忽退之下，已到了一段小山頭上，那一段沒有遮攔阻擋，星月之下，已能略辨出這人的形狀，看出並不是苗人，天缺道人這時向一塵庵主說了聲：「大師你先請吧，順我手指之處，就可到了鐵鷹崖，你看那邊時閃起火光，恐怕已然早動上手，我本要隨同大師去，剪除孽傑這個惡魔，那知方才我所說的天鷗幫龍頭幫主朱老義和那鐵指神砂辛子翼，全來訪貧道，大蒼二蒼已然撲上去，貧道若不趕緊追上去接應，恐怕非要落個兩敗俱傷不可，大師你趕緊請吧，咱們兩下的事情完了再會。」這位天缺道人話說完更不等一塵庵主說話，身形往下一矮，已經如一縷輕烟，如飛而去，一塵庵主此時也不敢耽擱，忙招呼着手下十名弟兄，自己掌中仗着劍在頭裏開路，一直的撲上了這段崎嶇的山道，這段山道，看是難走，到處裏荆棘藤蘿，牽衣絆足，一塵庵主仗着掌中這口利劍，作了開路先鋒，青雲山莊的弟兄們也一個個精神抖擻，追隨着一塵庵主，越過了這段極難走的山道，遠遠的已

經望到了鐵鷹崖，可是一塵庵主看到鐵鷹崖一帶，竟有好幾處火光突起，似乎林木已經多被燃燒，一塵庵主不由心中驚疑，眼前的局勢恐怕不利，遂招呼着這十名弟兄脚下加快，連越過幾處突起的山崗，耳中已經聽得叱咤喊殺之聲，在一段高大的崖頭上面，竟發現了有幾名苗人和青雲山莊的弟兄在動手廝殺，可是那種情形，似乎苗人已經失利，分明是且戰且走，一塵庵主此時再不管身後的弟兄們，一塵掌中劍施展開草上飛行的輕身術，從這片亂山崗上面，如飛的撲過來，趕到翻過了眼前一段山坡，已到了鐵鷹崖下，方才所看到那幾名苗人已然逃走，那鐵鷹崖前一片林木，火勢熊熊，才到了一片平坦的山道上，已經聽得有人招呼道：「那邊來的可是玉清庵主麼？」一塵庵主忙答道：「正是貧僧」趕緊縱身撲過來，見招呼自己的正是青雲山莊的玉麒麟洪俊，一塵庵主一看眼前這種情勢，就知道事情未必得手，匆忙的問道：「洪老師事情怎麼樣，你來的也很快，竟到了鐵鷹崖接應，蒲道長現在那裏？」玉麒麟洪俊忙答道：「菴主來的正好，這嵩山王鄂傑真個萬惡已極，幸虧是蒲道長武功劍術已經有超羣出衆的本領，凡是到鐵鷹崖的幾條崎嶇險峻的小道完全被這個惡魔預佈了埋伏，菴主請看來路上全有起火之處，驍傑這個萬惡的狂徒，他把幾處要路口，完全設陷阱，用火攻，難為蒲道長，隨機應變，奮力應付，居然闖過幾處最險的地方，竟撲到了鐵鷹崖，我是從排雲嶺往西南一帶，放哨下卡子，也是這惡魔，他把心機用盡，竟也有失招的地方，雖然蒲道長青雲山莊弟兄險遭毒手，

幾乎被他半路所設的火攻計所圍，可是這一羣，儘想將了金佛接承的機謀，明示出奔鐵鷹崖的道路，所以我沿路佈置下弟兄們下卡子，順着火光撲奔過來，我趕奔鐵鷹崖，算是正對了時候，萬山王鄧傑他依然不肯正式和我們一決生死，他在鐵鷹崖附近，到處設下埋伏，利用還班無知的凶苗野獍，來和我們死拚，蒲道長所帶十名弟兄，在闖過沿途幾處埋伏時，已然傷了三名，這鐵鷹崖前，在火光未起時，一班苗人們全埋伏在隱暗之處，蒲道長搜索那個惡虎，手下弟兄可不够應付的了，我率領弟兄們趕到這裏，恰好奔接天嶺去的靜虛方丈，也攔奔過來，可是鐵鷹崖幾個山洞搜索過，竟不見惡虎萬山王鄧傑，和被劫的兩個門下的蹤跡，這班苗人尤其是可惡，一個個全是不顧命的奪力阻擋，不怕死的向我們進攻，所以在鐵鷹崖一帶，盡是和這班苗人力鬥，眼前還有六七名凶苗野獍也是將將的退下去，現在已經被生擒了四五名，還有七八名受傷的，負傷逃走，蒲道長和靜虛方丈已經順着鐵鷹崖上面向外搜尋下去，菴主既然趕到，這一班弟兄們也正好鐵鷹崖一帶一邊把已經把燃燒的火路切斷，免得把這座名山，化成火燼，一邊也得看守，這班被擒的野苗，不能叫他們逃出手去，菴主請聽，你看西南高峯一帶，不是還有殺聲麼，弟子守護在這裏，菴主順着這聲音搜尋下去，這惡虎或許不致逃出手去。菴主看了看鐵鷹崖前的情形，被擒獲的苗人全捆綁的結結實實，放在了岩洞前。青雲山莊受傷的弟兄，全在祭壽壇傷痕，坐在草地上歇息，玉麒麟已經督率着兩隊弟兄去遮斷火道，一塵菴主

辨了辨殺聲的所在，認爲此番萬山王鄧傑倘若再逃出奔蒼山，前途的事就不堪設想了，一塵菴主一壓掌中劍，施展燕子穿雲的輕身法，竄上崖頭，上面雖沒有道路，可是到處的荆棘荒草多半被踐踏過，留着所走過的痕跡，更因爲這班凶苗野獍受到萬山王鄧傑的指示，他們只要逃過去的地方，就放火燒山，這班凶如野獸的野人們，他們那還顧什麼叫造孽，一塵菴主辨查着方向，向前撲過來，可是鐵鷹崖後面一帶的山勢，越發險峻，到處裏草本荆棘，完全把能走的地方遮斷，一塵菴主仗着輕功和掌中一口利劍，連翻過兩處小山頭，殺聲漸漸的近了，仔細一辨別，離自己停身之地不甚遠，大約也就是一箭多地，只是眼前有一段小峯頭阻擋着，望不到前面的形勢，只有一兩處火光，不時的烟火騰起，閃爍着可以辨別眼前這一段亂石如林的斜坡山道，一塵庵主壓劍疾進，趕到翻過這段小峯頭，停身在高處，已然看到往前去是一道往下矮的山坡，到處裏亂石堆積，荆棘塞途，前面已經有一段火勢正在燃起，黑烟散佈滿了山頭，一陣風過處，那火勢越發旺起來，在濃烟被風吹散之下，一塵菴主看到前面形如一段夾溝的地方，可是道路是越往前，越往高處聳起，殺聲也就發自山溝那一帶，這時更聽到蘆笛和竹哨之聲交作，分明是萬山王鄧傑所帶的苗人，和青雲山莊的弟兄們，仍然在混戰着，一塵菴主往前連縱身形，眼中看到那邊黑影亂竄，蘆笛的聲音越發緊急，一塵菴主脚下越發加緊，縱躍如飛，直撲上來，眨眼間已經到了這段夾溝前，一塵菴主方到這段夾溝的左側，身形往下一落，突然嗖嗖

的兩口笛刀，向自己身上打來，一塵庵主口喝聲：「孽障」，掌中劍一揮，把兩口笛刀全磕飛，落在亂草間，一塵庵主已經辨出笛刀發自山溝轉角處，一片荆棘叢中，一塵庵主說聲：「這種兇頑難化之徒，貧僧只有開殺戒了。」脚下用力一點，燕子掠波式，身形騰起三四尺高，從一草梢上面飛縱過去，往那苗人伏身處一落，裏面的苗人已經在遠遠蘆笛連鳴下，騰身縱起，從山溝左側懸崖峭壁間，快似猿猴如飛逃去，這時對面飛過一條黑影，往庵主近前一落，竟自招呼道：「來人可是一塵庵主麼？」庵主一聽是靜虛方丈的口吻，趕緊把要往前縱的身形收住，答道：「正是貧僧，師兄蒲道友何在？」一塵庵主發話之間，更從道旁竄過四、五名青雲山莊的弟兄，向靜虛方丈招呼：「老方丈不要就攔，趕緊追吧，現在這班野人們，再沒有戀戰之心，齊向這段山溝逃去，老方丈可得趕緊追，別中了他誘敵之計，這一段道路，形勢太險，我們只要不被他們走遠了，就不怕他再逞什麼惡辣的手段了。」靜虛方丈趕緊向一塵庵主道：「附近的一班野人們，已經傷亡敗退，那萬山王鄧傑却是走向這條道內，蒲道友已然撲上去，我們也趕緊追上去，合力圍攻，爲江湖道剪除這個惡魔吧。」一塵庵主答了聲好，一僧一尼，越着山溝撲上去，青雲山莊所有的弟兄也隨着各持着強弩利箭，貼着夾溝兩旁，以荒草荆棘掩蔽着身形，往前淌下來，這段夾溝山道跟別處的不同，是越往前走越高，可是天生來奇險之地，兩邊是高峯聳起，這種地方追趕敵人，真是冒險萬分，只是爲得兩個門下落在敵人掌握中，不能不

捨死一拚了，一塵庵主和靜虛方丈，往前追出來有二三十丈，青雲山莊的弟兄，不時的用竹筒響聲，爲是呼籲自己的人，免得受誤傷，趕到翻上一段往上盤旋突起的山溝上形的夾道，耳中突然聽得一片叱咤撲擊兵刃的響聲，因爲前面十幾丈外，往左灣轉，只能聽到聲音，看不到前面的形狀，一塵庵主向靜虛方丈道：「師兄，大約溝道友就在前面，我們趕緊往前攻，幸爾這一段山道闊過來，再沒有那班凶苗們截擊，趕到了前面這個轉彎處，往右一拐過來，一塵庵主和靜虛方丈，不禁全驚訝得「呀」了一聲，停身止步，只見前面這段地方形勢太以奇特，因爲前面已經有兩處山壁被幾支火把引着，借着這點火光竟看到再往前走，兩邊的山壁往上高起，二三十丈處，竟自往一處合攏，最高的地方兩邊峯頭幾乎搭在一處，只有一線透露天光的地方，並且往前去仍然是往上高起的斜坡，這段夾溝，也較形狹窄，眼中已然望到有十幾名苗人紛紛的往前走着，可是他們隨時的用苗刀和利箭往後面射擊，後面正是孤鴻子蒲清平帶領着身形矯健的七八名弟兄往前撲，但是往前稍進，立刻被苗人這種飛刀利箭擋回來，地勢又狹展不開手脚，也情實不敢過份的猛撲，這位靜虛方丈略一查看之下，忙向一塵庵主道：「庵主，我們已經到了最後生死之時，時機是稍縱即逝，老衲已經想起來，此處名爲一線天，是莽蒼山出名奇險之地，我們現在如同置身釜底一般，前面的苗人蹤跡尙能望到，我們得冒着險奮攻力進，不要叫敵人走出一線天，倘若等他逃出去，我們就許被困在這裏，現在不要叫弟兄們徒送性命

命，我們和惡魔拚一下吧」，一塵菴主業知這位靜虛方丈老誠持重，現在他既說出這種話來，定然事情危險萬分，不和敵人力爭最後一拚，恐怕全要斷送在一線天內了，一塵菴主忙答了個好字，此時一塵菴主已經是奮不顧身，竟從靜虛方丈身旁越過去，竄在前頭，這位菴主身形縱躍如飛，往前撲過六七丈來，向前招呼道：「蒲道友，我們可不要叫惡魔逃出這塊險地，青雲山莊的弟兄，不要往前闖，蒲清平此時以掌中一口利劍撥打着飛刀利箭，聽到一塵菴主的喊聲，連頭也不回，竟自答道：「菴主來的正好，惡魔就在前面，他竟利用這班野人們作盾牌，居心險毒，罪不容誅，我們現在顧不得許多，只有多造殺孽了」，靜虛方丈，此時已經趕到，僧道尼互相呼應之下，兩口劍，一條方便鏢往上一撲，立時攻進了這班野苗們，把他們所打出來的飛刀，所射過來的利箭，全撥打的飛向兩邊山壁，一塵菴主等雖說是勢逼到這種地步，不能不造殺孽，但是手底下依然不肯下絕情毒手，只把苗人砍傷了三四名，尙還有四五狼狽往前逃竄，眼看著就可以把這些苗人制服，掃除眼前的阻礙，忽然聽得迎面高處十幾丈外，有人在高呼道：「禿驢們，還在耀武揚威，想和你鄧老子較量最後的身手，這裏就是你們葬身之地，死在目前，尙不醒悟，鄧老子和你們這班孤魂怨鬼告辭了」，這時，狼狽逃走的幾名苗人，已經沒有力量翻身攻擊追趕的人，靜虛方丈等壓住兵刃，聽到上面發話的正是惡魔，跟着火亮子閃起，隱約的看到他身旁，只有兩個苗人，各持着極大的火把，全是將將的燃起，還有兩名漢人的

裝束，定是他手下的黨羽，在他發話之間，才看出他停身之處，三四尺寬的一段狹道，已經堆積着一堆樹枝蔞草，他們手下所執的火把，紛紛向柴堆上投去，只這剎那間，烈焰騰起，火勢熊熊，那鄧傑竟自縱聲狂笑，他在火光已起中，更向下面招呼道：「禿驢們自來送死，怨不得鄧老子無情，你們再回頭看，只等着燒死在一線天內吧。」靜虛方丈，一塵菴主，孤鴻子蒲清平，知道是中了鄧傑誘敵之計，此次休想從來路逃，來路上定然被他遮斷了道路，不容自己脫身，此時喊着叫回頭看，孤鴻子蒲清平往轉角那裏查看時，果然這剎那間，不知從什麼地方竟自把乾柴樹枝，把那數尺寬的道路也遮斷，不過可並沒起火，只是在孤鴻子遲疑觀望間，突然那裏砰砰的兩聲，慘嚎聲起，竟有兩個野人從一線天的山頂子上面掉下來，摔得骨斷筋折，腦漿崩流，慘死在山道上，這種情形看着真是可疑，那萬山王鄧傑喊聲一住，他似乎也有些驚慌的情形，那蘆笛一聲聲連續狂吹，這時從山道往上跑的幾名敗退箇人，他們一看到迎面上竟把道路阻斷，放起火來，阻斷他們歸路，一個個形如瘋狂，用苗語狂喊着，竟往火起處撲去，孤鴻子蒲清平向靜虛方丈，一塵庵主，招呼道：「好個萬惡的鄧傑，我蒲清平今夜寧願和他同歸於盡，也不能再叫惡魔逃出掌握了。」靜虛方丈，一塵庵主，何嘗不是這麼個打算，一塵庵主回頭向來路上看了看，火依然未起，這三俠各壓掌中兵刃，要衝圍過這片烈火和鄧傑一拚，各自身形往前一縱，猛然聽得那一線天的最高處，突發喊聲：「鄧傑老賊，你把好朋友引進一線天

你，你那如意算盤打得太好了，你可知惡人自有惡報。老賊你還想往那去？」鄧傑此時並沒撒出一線天口，他一見這夾壁內預先埋伏的苗人和他同時下手，阻斷來人歸路的竟自沒按着他預定的時候動手，恨得他咬牙切齒，這鄧傑尤其居心萬惡的是他把一班無知的苗人信手勸送他們性命，夾溝內沒逃出來的，他完全想和敵人們一同撓在裏面，不再管他們，這種居心惡毒，天地難容，就在這喊聲中，萬山王鄧傑一驚之下，他要先闖出一線天，他佈置的不算不週密，他把石金龍秦梅貞早已送出一線天口，令他手下黨羽押解着從後面往外撤，他只要把追趕的人，困在一線天內，他也是立時逃走，就在他才一轉身之間，上面發話的人才一落起，突聽得一陣巨猿的吼叫，跟着轟隆轟隆，連聲的暴響，那大石塊從上面滾下來，一塊塊巨石，連着砸下，更跟着整棵的樹木，也從上面砸下來，剎那間竟把他的出路也阻斷，萬山王鄧傑一看這種情形，想不到自己反倒遭了別人的暗算，眼前這一堆烈火，眼看着就要和山壁繞得連成一片，自己和手下兩個正信的苗人，跟兩名黨羽，五個人再想往外面闖時那還來得及，跟着巨石樹木把道路遮蔽之下，一連就是幾捆帶着火的草捆拋下來，從一線天口往那樹木上拋攔，這一堆巨石砸下來，已經震得山鳴谷應，出口處再一火起，萬山王鄧傑咬牙切齒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他不再顧得別人，自己要仗着一身輕功本領，從這懸崖峭壁，往那一線天的峯頭上盤上去逃命，他把掌中的鏤金鋸齒刀也插在背後，向身旁的苗人用苗語喝叱了聲：「大數臨頭，礙難相顧，各自逃命

吧」，他說罷再不管身旁的人，騰身縱起，往懸崖峭壁上撲來，這時突然聽得頭頂上有怪聲高喊着：「鄧傑老兒，你還想逃得活命麼。現在是自食其報，你想害人不成功反害己，貧道來多管這場閑事，老兒你作惡一生，手底下殺害過多少安善良民，你在邊荒上更是窮兇極惡，這一班無知的苗人，被你威脅利誘，帶到莽蒼山來，你這萬惡的老兒，把他們隨手置之死地，毫無惻隱之心，鄧傑，哀莫大於心死，叫你這老兒多活幾時，還不知要造多少孽，給我下去罷」，從上面露着天光之處，一連砸下幾塊斗大的大塊，鄧傑雖有一身武功本領，這種地方焉能施展，竟自被迫得退下峭壁，他在憤怒之下，抬頭向上面高呼：「什麼人，和你鄧老子爲仇作對，你可知鄧傑一生恩怨分明，有仇必報，對你鄧老子下這種毒手，我豈肯與你干休」，峯頂上面一陣狂笑，跟着招呼道：「老賊，叫你死個明白，這時上面忽然閃出火光，兩支火把搭在一線天口，跟着現出一個醜怪道人，在那閃爍的火光下，看到這張醜臉，形如鬼魅，只聽這人向下招呼道：「老賊，貧道人稱天缺道人，在這莽蒼山閉洞清修，你這惡魔竟自非要把這大好山林，化爲灰燼，更弄得到處血腥，現在已經報應臨頭，你看你所挖劫的兩個俠義道門下，還在你掌摑中麼」。跟着在火把光下又現出兩個人來，正是石金龍秦梅貞，那石金龍更戟指着下面一陣喝罵，萬山王鄧傑到了這時知道自己所有的圖謀，全成畫餅，現在更把自己陷身絕地中，組織敵人的那火，已經燒得山壁一片通紅，劈拍亂響，出口處的乾柴樹木也全燒起了，鄧傑到此

時知道，徒自搏扎終歸是無用了，他把背後的鑊金鋸齒刀猛然向下一撒，猛然抬頭向上面厲聲高喊道：「醜道人，姓鄧的是和公孫毅所約一班黨羽蓄難兩立，與你這妖道無怨無仇，你却乘人之危來下這種毒手，我鄧傑死作厲鬼，也不能與你干休」。說罷話，他竟把鑊金鋸齒刀往項下一橫，驟通的身形往後一栽，屍橫在山道上，那上面一線天口現身的人，不禁口念無量佛，這時，那兩名凶苗和鄧傑的兩個黨羽還想從那烈火堆上逃出去，那知往烈火堆前一竄時，那將才堆起的樹木和石塊被火勢一起，這火堆竟自倒下來，這兩個苗人，和兩個黨羽，全葬身在火堆下，被阻擋在夾溝內的孤鴻子蒲清平一塵菴主靜虛方丈，本是要以死相拚，猛闖過來，突然聽得頭頂上面一發喊聲，一線天口的響聲太大，本來相隔不過二三十丈遠，震得這夾溝山壁，全轟轟的連響着，在遲疑之間，聽到了上面的喊聲，一塵菴主驚喜之下，向孤鴻子蒲清平靜虛方丈等招呼道：「蒲道友，靜虛師兄，不要動，我們遇救了，事情緊急沒得詳述，現在有文門中成名的人物天缺道人趕到，這個惡魔恐怕再難逃今晚了，果然工夫不大，忽然聽得頭頂上有人招呼道：「玉清菴主，貧道想不到竟能趕到一線天，惡魔已除，我們一同歸去吧」，這僧道尼借着火光抬頭看時，從一線天口三條黑影在山壁上忽左忽右，對面的騰躍着，眨眼間數十丈高已經盤旋而下，往夾溝山道上一落，正是天缺道人，和他兩頭巨猿大蒼二蒼，大蒼背着石金龍，二蒼背着秦梅貞，一塵菴主和蒲清平靜虛方丈全躬身相迎，石金龍和秦梅貞全從巨猿的背上

落下來，一齊跪向靜虛方丈一塵菴主面前，全是悲聲說道：「弟子們無能，落於惡人之手，帶累得老師們履危蹈險，險些歐送在惡魔之手，弟子們愧對恩師，一塵菴主靜虛方丈把兩人扶起來，看到這兩人全是面色蒼白，形容憔悴，這一僧一尼對這兩個多災多難的門下，婉言安慰，此時那幾個狼狽逃走的苗人，前進無路，後退不能，內中有兩三個想從懸崖峭壁間逃命，從上面摔下來，再也不敢往危崖上面逃了，更看到這邊忽然又來了一個面貌醜怪的道人，帶着兩隻巨猿，從數十丈高的一線天口飛下來，苗人們認爲是天神一樣，那還敢再掙扎，全吓得一個個蹲伏在夾溝山道旁，天缺道人向一塵菴主等道：「惡魔已遭慘報，這一線天內火勢已成，無法撲滅，好在這段夾溝和別處不相連結，不致把全山林木燒燬，我們退出這裏再談吧。」此時火勢已然逼近，那天缺道人却用苗語呼喝着那班苗人，叫他們把苗刀，弓箭鏢槍全行拋下，好好的跟隨着走，決不殺戮你們，更喝令大蒼二蒼趕緊把阻斷的出路打開，天缺道人見這班兇悍的苗人已經俯首聽令，各地兵刃，更指揮他們幫助着兩頭巨猿，把那樹木石塊，阻斷道路的地方，稍微的清理了一下，好在全有一身輕功本領，用不着完全把阻斷地方打開，好在這邊火勢沒容他把火把扔下來，天缺道人就趕到，埋伏在一線天頂子上兩名苗人，被巨猿摔死，此時大家相繼縱身形，靜虛方丈帶着石金龍，一塵菴主帶着梅貞，越過了這段亂石樹木，已經又有一隊青雲山莊的莊丁趕來，因爲這一帶，地勢開展，仍恐怕苗人趁亂逃走，幾個兒把他們倒綁二臂

的搗好，押着他們一同來到鐵鷹崖前，此時所有被火燒的地方，已經玉麒麟洪俊，率領弟兄把火路挑斷，雖則還有幾處火勢尚在燃燒着，總不致再釀成巨災了，在鐵鷹崖前，查點青雲山莊的弟兄們，一共傷了六七名，可是並沒有死亡的，此時靜虛方丈和孤鴻子蒲清平，全向這位天缺道人謝過相助之意，一庵菴主更問道：「道友，剛才分手時，道友已然發覺那天鷗幫龍頭朱老義，和鐵爪神砂辛子翼，道友竟能這麼快的脫身相助，這真是貧道等意想不到的事，若沒有道友帶着這兩頭仙猿前來，我們此時或許已遭毒手也未可知，再生之德，何以爲報。」天缺道人帶笑說道：「菴主不要客氣，今夜的事，萬山王鄂傑作惡多端，他這種窮兇極惡的行爲，已無法挽救，他自己走向沉淪之途，自趨死路而已，一切事完全他自己造因才得到現在的結果，貧道能够早早脫身，正爲得金沙谷所行所爲，不齒於江湖同道，我與天鷗幫龍頭朱老義，雖有深仇宿怨，但是到現在已經一筆勾消，更有那鐵爪神砂辛子翼，尤其是不滿意萬山王鄂傑這種卑鄙行爲，所以我和這兩個猿趕到峯頭上，追出沒有半里地，竟在那萬山頭會合一處，大蒼二蒼今夜更是懷着復仇之意，竟合力對付那龍頭朱老義，鐵爪神砂辛子翼，他也安心和貧道較量一下，貧道憑着一隻鐵掌，和他在亂峯頭上，一邊較量着輕功提縱術，一邊試着內家真力，這老兒實在是個武林能手，他那一雙鐵掌，果然有精純的造就，我因爲懸念着鐵鷹崖這裏，不願和他盡力廝纏，我們最後一同翻上，這南嶺最高峯頭時，鐵神砂爪辛子翼竟運用他四十多年的掌力

，以進步學推手翻險掌想把貧道制於他夢掌之下，貧道到那時也只好用撒手的功夫，用乾元問心掌，把他的手法立破，但是這辛子翼他竟能用死中求活的手法，把貧道這一手掌力拆了，兩下終歸弄個八兩半斤，決分不出什麼勝敗榮辱來，辛子翼他在這時更看到龍頭朱老義武功雖然精湛，他本是天鷗幫掌龍頭的當家的，雖然一身練就水旱兩面功夫，終因在天鷗幫掌幫多年，對於陸地上翻山越嶺，這種輕身小巧之技生疏了，大蒼二蒼在這種亂山頭上如履平地，竟把這龍頭朱老義誘向最險峻的一處名叫通天磴鬼見愁，此時那龍頭朱老義已經落到極險的地方，形勢十分不利，眼看着要被大蒼二蒼所乘，他腳下稍一失神，就有粉身碎骨之險，辛子翼老兒此時更警戒我也宿仇相結幾時方休，能放手時不放手，豈是玄門修真羽士所應爲，解冤釋怨之時已到，招呼貧道不在此時解冤釋怨，殊爲不智，貧道也不願意再離開仙猿嶺，這個好所在途聽從辛子翼的勸告，把貧道一身所能盡力施爲了一下，以雲龍三現的身法，飛上了通天磴鬼見愁，把大蒼二蒼阻住，那朱老義此時正在已經失足被追往下翻來，貧道用鐵門鬥的手法，把他身形攔截住，鐵爪神砂辛子翼此時也趕到，索性把當前眼前的事說穿，以萬山王鄂傑此次來到莽蒼山的行爲，一班江湖同道多半被其利用受其愚弄，他更具有野心懷着惡念，赤靈宮一班俠義道們恐怕難免遭到他的暗算，我們若是竟自和這位隱跡仙猿洞的天缺道人糾纏，無形中又被萬山王鄂傑所利用，正好從此化敵爲友，令貧道趕到鐵鑿臺相助，同揮義劍，爲江湖道除此惡魔，

那天鷗幫龍頭朱老義，在死裏逃生下，也把積錢全溝，立生悔，更向貧道表示從此回轉天鷗幫。繼之後，鑑於江湖道上一個個很出得好的結果的，自己雖然不能立時解散天鷗幫洗手江湖，從此定然率領天鷗幫一班水上健兒，作漁業生涯，決不叫他們再有強取豪奪的舉動，貧道見龍頭朱老義竟能痛悔前非幡然覺悟，遂也化得已往的仇視之心，知道他們雖是受到萬山王醫傑的愚弄，但是他們全是江湖上有血性的漢子，齊叫醫傑不仁，自己不願作不義之舉，決不肯再到鐵鷹崖對付萬山王醫傑，叫們立刻離開通天磴鬼見愁，貧道這才帶着大蒼二蒼趕奔鐵鷹崖，果然他竟設這種毒計，把你們誘進了一線天絕地，想要火焚一線天，一網打盡，老師傅們倘若遭到他的毒手，那赤霞宮也就不保了，天不佑惡人，終歸是自身反葬身在一線天內，老師傅們對於這班被擄獲的野人們，要善自處理，千萬不要被他們脫逃了，爲這莽蒼山一帶貽無窮的後患，大家聽到天缺道人說完經過之後，對於天缺道人全感激萬分，玉麒麟洪俊，也向前拜見，更深致青雲山莊大俠洪五範已早有景仰之心，常常的題及這位玄門劍客，孤鴻子蒲清平也約請天缺道人到哀牢山象山嶺一遊，天缺道人却含笑答道：「貧道入莽蒼山已經發下洪誓大願，因爲過去數十年我的性情暴戾，妒惡如仇，我背後這一口鐵劍，已被血腥染滿，雖然所斬殺的盡是些窮兇極惡之徒，但是殺孽太重自知有傷天合，恐怕終歸難得善果，何況紅塵中也沒有我久戀的時光，在這殘餘未了之年，我情願參修古洞，儼過去的罪過，決不願再離開莽蒼山仙猿嶺。」

，貧道只好有負盛情了。」一塵菴主更約他到赤霞宮一聚，因為赤霞宮靜真觀主過去也是武林中極着盛名的玄門道士，一塵菴主的心意想叫天缺道人挪到赤霞宮，和靜真觀主一同清修，可是天缺道人却搖頭道：「貧道既來到這莽蒼山，那能不知道這武林舊友，我若有意和他結伴清修，還會等到現在麼，何況貧道身邊有這兩個孽障，尤其是有許多不便之處，大奸已除，我們還是各走各的路吧，老師傅們恕貧道不陪了。」說罷毫無留戀，向蹲伏在一旁的大蒼二蒼一揮手，這兩頭巨猿一聲吼叫，各目騰身縱起，竄下了仙猿嶺，靜虛方丈一塵菴主蒲滑平，全躬身相送，天缺道人口中說了再會二字，身形一恍，已經如一縷輕烟翻下鐵鷹崖，這一人兩獸，倏起倏落，眨眼間，已經隱入森林密菁間，靜虛方丈等一班人，令玉麒麟洪俊集合起青雲山莊的弟兄們，目視着被擒的這一夥野苗，返回赤霞宮，回到赤霞宮，天光已然大亮，這裏三才劍鍾彥，已經早從青雲山中放哨弟兄口中得到信息，知道此番入後山搜尋孽障已然把元兇殲除，全師而歸，在赤霞宮外迎接着大家走進觀中，連瀟湘劍客公孫毅，也扶着一名小道士接出來，公孫毅對於這班道義之交，全這麼不願生死仗義相助，自己的冤家對頭，竟消滅在一線天內，石金龍秦梅貞也能安然歸來，這真是不幸中之幸，公孫毅對於這班人只有銘心刻骨，不便作口頭的盛謝了，在赤霞宮歇息了兩日，靜虛方丈和一塵菴主公孫毅，乘着這機會對石金龍秦梅貞這兩人盡力的勸勉一番，兩人雖然是歡喜冤家，在過去的事，不管他是恩是怨，只看判最後各自為

師門盡力，落到惡魔孽傑之手，同遭到這番患難，尤其應該把兩家的恩怨一筆勾消，由兩人的師長主持，更由孤鴻子瀟瀟平，三才劍鍾彥，靜真觀主作了冰人，爲他兩人主持婚姻大事，就在赤霞宮，三潛殿內，行了大禮，石金龍和這個小字鳳姑的秦梅貞，可謂離合悲歡，奇緣結合，這一龍一鳳，從蒼山事情完了之後，立志本師門規訓，獻身江湖，這一對小夫妻，到處行俠作義，龍鳳雙俠成爲武林佳話。

（全集完）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1 8630B

版 權 所 有

不 准 翻 印

著 者 鄭 證 因

出 版 者 无 昌 印 書 館

發 行 人 張 大 椿

發 行 所 无 昌 印 書 館

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二〇三號
電 話：九 三 六 八 〇 號

